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御製讀李白詩

稍遣秋之日閒吟白也詩仙才信有謫逸筆總多奇竹  
響含風際濤聲出峽時漢庭召方朔國色藉名垂

乾隆壬戌孟秋

右謹依

御製詩初集恭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

卷一

古賦

卷二

古風

卷三

樂府

卷四

樂府

卷五

樂府

卷六

樂府

卷七

歌吟

卷八

歌吟

卷九

贈

卷十

贈

卷十一

贈

卷十二

贈

卷十三

寄

卷十四

寄

卷十五

留別

卷十六

送

卷十七

送

卷十八

送

卷十九

訓答

卷二十

遊宴

卷二十一

登覽

卷二十二

行役

懷古

卷二十三

紀閒適

懷思

卷二十四

感遇

寫懷

詠物

卷二十五

題詠

雜詠

閨情

哀傷

卷二十六

表類

書類

卷二十七

序



卷二十八

序

卷二十九

記

頌

讚

卷三十

銘

碑

臣

等謹案李太白集分類補註三十卷宋楊  
齊賢集註而元蕭士贇所刪補也杜甫集自  
北宋以來註者不下數十家李白集註今惟  
此本行世而已康熙中吳縣繆曰芑翻刻宋  
本李翰林集前二十卷為歌詩後十卷為雜  
著此本前二十五卷為古賦樂府歌詩後五  
卷為雜文且分標門類與宋本李集目次不

同其為齊賢改編或士贇改編原書無序跋

已不可考惟所輯注文則用齊賢曰士贇曰

各為標題以別之故猶可辨識注中多徵引

故實兼及意義頗傷泛濫如臨江王節士歌

齊賢以為史失其名士贇則引樂府遊俠曲

證之不知漢書藝文志臨江王及愁思節士

歌原各為一篇自南齊陸厥始併作臨江王

節士歌後來庾信杜甫俱承其誤白詩亦屬

沿訛齊賢等不為辨正而轉以為史失其名  
此類俱未為精核然大致賅贍足資檢閱其  
於白集固不為無功焉齊賢字子見春陵人  
士贇字粹可寧都人宋辰州通判立等之子  
篤學工詩與吳澄相友善所著有詩評二十  
餘篇及冰崖集俱久佚不見獨此本僅存云  
乾隆四十三年正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目錄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原序

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暕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歎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為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自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

載獨步唯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  
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  
變至今朝詩體尚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併  
盡今古文集過而不行唯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  
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  
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  
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於金鑾殿出入翰林  
中間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害能成謗



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  
際屢稱東山又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為八仙之遊謂  
公謫仙人朝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  
意天子知其不可留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  
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道錄於齊州紫極宮將東  
歸蓬萊仍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歌於當塗心非所  
好公遐不棄我乘扁舟而相顧臨當掛冠公又疾亟草  
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論關雎之義始

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慙杜預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當時著述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時寶應元年十一月乙酉也李陽冰撰

別集序

李翰林歌詩李陽冰纂為草堂集十卷史又別收歌詩十卷與草堂集互有得失因校勘排為二十卷號曰李翰林集今於三館中得李白賦序表讚書頌等亦排為十卷號曰李翰林別集翰林在唐天寶中賀祕監聞於明皇帝召見金鑾殿降輦步迎如見綺皓草和蕃書思若懸河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於是置之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其諸事跡草堂集序范傳正

撰新墓碑亦畧而詳矣史又撰李白傳一卷事又稍周然有三事近方得之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即今牡

丹也

開元天寶花木記云禁中呼木芍藥為牡丹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

上因移植於興慶池東沈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中尤者得樂一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用舊樂辭焉遽命龜年持金花牋宣賜翰林供奉李白立進清平調辭

三章白欣然承詔旨由若宿醒未解因援筆賦之其一  
日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  
見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日一枝紅豔露凝香雲雨巫  
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其三曰  
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沉香亭北倚闌干龜年以歌辭進上命梨園弟子畧約  
調撫絲竹遂促龜年以歌之太真妃持頗黎七寶杯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歌辭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曲

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妃飲罷斂繡巾重  
拜上自是顧李翰林尤異於諸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  
靴為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辭力士曰始以妃子怨  
李白深入骨髓何翻拳拳如是邪太真妃因驚曰何翰  
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之甚矣太  
真妃頗深然之上嘗三欲命李白官卒為宮中所捍而  
止白嘗有知鑒客并州識汾陽王郭子儀於行伍間為  
脫其刑責而獎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陽功成請

以官爵贖翰林上許之因而免誅翰林之知人如此汾陽之報德如彼白之從弟令問常目白曰兄心肝五臟皆錦繡邪不然何開口成文揮翰霧散爾傳中漏此三事今書於序中白有歌云吟詩作賦北牕裏萬言不及一杯水蓋歎乎其時而無其位嗚呼以翰林之才名遇玄宗之知見而乃飄零如是宋中丞薦於聖真云一命不需四海稱屈得非命歟白居易贈劉禹錫詩云詩稱國手徒為爾命壓人頭不奈何斯言不虛矣凡百有

位無自輕焉撰集之次聊存梗槩而已時在繞雷州中  
咸平元年三月三日樂史撰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二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賦

大鵬賦 并序

余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

士贇曰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辟穀導引術

無不通續仙傳以為尸解天台赤城山名上謂余有仙清玉平之天上應台宿故名曰天台在台州

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

士贊曰淮南子八絃之外乃有八極

因著大

鵬遇希有鳥賦以自廣此賦已傳於世往往人間見之

悔其少作未窮宏達之旨中年棄之

士贊曰張華敘東方朔神異經曰崑

崑崙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圍三千里圓如削下有回屋仙人九府治上有大鳥名曰希有

及讀

晉書覩阮宣子大鵬贊鄙心陋之

士贊曰晉書阮脩字宣子咸之從子也嘗

作大鵬讚遂更記憶多將舊本不同今復存於集豈敢傳諸

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辭曰

南華老仙發天機於漆園吐崢嶸之高論開浩蕩之奇

言

士贇曰莊子蒙人也名周嘗為漆園吏唐天寶元年詔封南華真人此言鯤鵬之說始於逍遙遊

徵

至怪於齊諧談北冥之有魚吾不知其幾千里其名曰

鯢化成大鵬質疑胚渾脫髻鬣於海島張羽毛於天門

士贇曰莊子逍遙遊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齊諧者志怪者也

刷渤海之春流晞扶桑之朝

暎燁赫乎宇宙憑陵乎崑崙一鼓一舞煙濛沙昏五嶽

為之震蕩百川為之崩奔

士贇曰五嶽泰衡嵩華恒也

爾乃蹶厚地

揭太清亘層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萬而迅征

背葉

逆怯切

太山之崔嵬翼舉長雲之縱橫左迴右旋倏

陰忽明歷汗漫以天矯排閭闔之崢嶸

士贊曰天矯飛貌崢嶸高廣貌

騰簸鴻蒙

闕

扇雷霆斗轉而天動山搖而海傾

士贊曰鴻蒙自

然元氣也一云海上一氣也

怒無所搏雄無所爭固可想像其勢髣髴

其形若乃足縈虹蜺目耀日月連軒沓拖揮霍翕忽噴

氣則六合生雲灑毛則千里飛雪邈彼北荒將窮南圖

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飈而長驅燭龍銜光以照物列缺

施鞭而啓途

士贊曰山海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又名燭龍銜火精以照天門列缺天隙電照也

塊視三山杯看五湖其動也神應其行也道俱任公見

之而罷釣有窮不敢以彎弧莫不投竿失鏃

作木切

仰之

長吁

士贊曰任公子為大釣釣魚而大魚食之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剡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

若魚者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仰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爾其雄姿壯觀映背河漢上摩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蒼蒼下覆漫漫盤古開天而直視羲和倚日以傍嘆續

紛乎八荒之間掩映乎四海之半

士贊曰八荒八方荒忽極遠之地也九夷

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當胃臆之掩畫若混芒之未判忽騰覆以

迴轉則霞廓而霧散然後六月一息至於海湄欻翳景

以橫楮

章移切

逆高天而下垂憩乎決

以兩切

泮

母黨切

之野

入乎汪湟之池

士贊曰決泮廣大也

猛勢所射餘風所吹溟漲沸

渭巖巖紛披天吳為之怵慄海若為之躩

渠龜切

踞

女夷切士

贊曰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謂水伯海若海神也

巨鼇冠山而却走長鯨騰海

而下馳縮殼挫鬣莫之敢窺吾亦不測其神怪而若此

蓋乃造化之所為

士贊曰巨鼇十五舉首首冠靈山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一生數萬子常

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尊從其子還海中

豈比夫蓬萊之黃鵠誇金衣

與菊裳恥蒼梧之玄鳳耀綵質與錦章既御服於靈仙

久馴擾於池隍精衛殷勤於銜木鷓鴣悲愁乎薦觴士贊

曰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海鳥曰鷓鴣止於魯東門之外是歲海多大

風多天雞警曉於蟠桃七倫烏晰之列耀於太陽士贊

暖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不曠蕩而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從適何拘攣而守常未若茲鵬之逍遙無厥類乎比方

不矜大而暴猛每順時而行藏參玄根以比壽飲元氣

以充腸士贊曰列子黃帝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戲暘谷而排

徊馮炎洲而抑揚

士贇曰賜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俄而下明故稱賜谷炎洲在南海中

希有鳥見謂之曰偉哉鵬乎此之樂也吾右翼掩乎西

極左翼蔽乎東荒跨躡地絡周旋天綱以恍惚為巢以

虛無為場我呼爾遊爾呼我翔於是乎大鵬許之欣然

相隨此二禽已登於寥廓而斥鷃之輩空見笑於藩籬

擬恨賦

江淹嘗歎古人遭時否塞志不伸而作恨賦太白此作終篇擬之云

晨登太山一望蒿里松楸骨寒宿草墳毀

士贇曰挽歌雖露送王公

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

浮生可嗟大運同此於是僕本壯夫慷慨



不歌仰思前賢飲恨而歿昔如漢祖龍躍羣雄競奔提

劍叱咤指揮中原東馳勃解西漂崑崙斷蛇奮旅掃清

國步握瑤圖而脩昇登紫壇而雄顧一朝長辭天下縞

素若乃項王虎鬪白日爭輝拔山力盡蓋世心違聞楚

歌之四合知漢卒之重圍帳中劍舞泣挫雄威騅

中蔡切

兮不逝喑

於鴛切

噫

烏路切

何歸

士贊曰史項羽紀項王軍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

侯兵圍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夜起飲帳中有美人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悲歌慷慨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闋美人和之項王泣  
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  
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  
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  
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紿曰左  
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能脫乃自  
刎而死嗚呼至如荆卿入秦直度易水長虹貫日寒風  
懷怒氣也

颯起遠讎始皇擬報太子奇謀不成憤惋而死

史贊曰  
刺客

傳燕太子質於秦亡歸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  
其禍至丹患之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尊荆軻為上卿  
令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賓客知其  
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  
筑荆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

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  
已不顧既至秦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  
者咸陽宮荆卿奉樊於期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  
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  
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起袖  
絕環柱而走羣臣以手共搏之是時侍瑩夏無且以其  
所奉藥囊提荆軻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  
右乃曰王負劒王負劒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  
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柱秦王復擊軻軻被  
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  
成者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史鄒陽書  
曰荆軻慕燕丹之義欲刺秦王其精誠上感於天乃白  
虹貫日太

若夫陳后失寵長門掩扉日冷金殿霜淒錦

衣春草罷綠秋螢亂飛恨桃李之委絕思君王之有違

士贊曰漢書外戚傳陳皇后者長公主嫫女也曾孫嬰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女為妃及即位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昔者屈原既放遷於湘流

心死舊楚魂飛長楸聽江風之嫋嫋聞嶺狖于救切之啾

啾永埋骨於淶水怨懷王之不收士贊曰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

楚懷王左徒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讒之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讒諂之蔽明邪曲之害公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子蘭為令尹勸懷王入秦而不反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謫顧楚國繫心懷王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王怒而遷之屈平至江濱行吟澤畔

託辭於漁父曰寧赴湘流而葬江  
魚腹中於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及夫李斯受戮神氣

黯然左右垂泣精魂動天執愛子以長別歎黃犬之無

緣

士贊曰二世聽趙高之譖李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斯出獄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

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  
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或有從軍永訣去國長違天涯

遷客海外思歸此人忽見愁雲蔽日日斷心飛莫不攢

眉痛骨杖

武粉切

血霑衣若乃錯繡轂填金門煙塵曉杳

歌鐘晝誼亦復星沈電滅閑影潛魂已矣哉桂華滿兮

明月輝扶桑曉兮白日飛玉顏滅兮螻螳聚碧臺空兮

歌舞稀與天道兮共盡莫不委骨而同歸

惜餘春賦

天之何為令北斗而知春兮迴指於東方

士贇曰鶡冠子斗柄東而

天下知春水蕩漾兮碧色蘭蕙蕤兮紅芳試登高而望遠極

雲海之微茫魂一去兮欲斷淚流頰兮成行吟清風而  
詠滄浪懷洞庭兮悲瀟湘何余心之縹緲兮與春風而  
飄揚飄揚兮思無限念佳期兮莫展平原萋兮綺色愛  
芳草兮如剪惜餘春之將闌每為恨兮不淺漢之曲兮

江之潭把瑤草兮思何堪想遊女於峴北愁帝子於湘

南恨無極兮心氤氲目眇眇兮憂紛紛

士贊曰韓詩外傳鄭交甫將南

適楚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卵與言  
曰願請子之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而去十

步循採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峴山在襄陽十里披衛情於淇水結楚夢於

陽雲

士贊曰詩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

兄弟父母宋玉高唐賦序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  
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  
也玉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  
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聞君遊高  
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  
之岵朝為行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視

之如言故為春每歸兮花開花已闌兮春改歎長河之  
立廟曰朝雲

流連送馳波於東海春不留兮時已失老衰颯兮逾疾

恨不得掛長繩於青天繫此西飛之白日若有人兮情

相親去南國兮往西秦

士贊曰秦在西  
方故曰西秦

見遊絲之橫路

網春暉以留人沈吟兮哀歌躑躅兮傷別送行子之將

遠看征鴻之稍滅醉愁心於垂楊隨柔條以糾結望夫

君兮咨嗟橫涕淚兮怨春華寄遙影於明月送夫君於

天涯



愁陽春賦

東風歸來見碧草而知春蕩漾惚恍何垂楊旖

引綺切

旎

乃倚切

之愁人天光清而妍和海氣綠而芳新野綵翠兮芊

眠雲飄飄而相鮮演漾兮黃緣窺青苔之生泉縹緲兮

翩綿見遊絲之縈煙魂與此兮俱斷醉風光兮悽然若

乃隴水秦聲江猿巴吟

士贊曰三秦記其坂九迴不知高幾許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

可容百餘家清水四注下此言隴水之鳴咽如秦聲江上之猿啼如巴人之吟也

明妃玉塞楚

客楓林

士贊曰王昭君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漢元帝會匈奴遣使請一女子帝乃賜單于後觸晉

文帝諱改爲明妃漢邊有玉門  
陽關故曰玉塞楚客屈原也

試登高而望遠痛切骨

而傷心春心蕩兮如波春愁亂兮如雪兼萬情之悲歡  
茲一感於芳節若有一人兮湘水濱隔雲霓而見無因  
灑別淚於尺波寄東流於情親若使春光可攬而不減  
兮吾欲贈天涯之佳人

悲清秋賦

登九疑兮望清川見三湘之潺湲

士贇曰山海經曰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山焉舜之所葬在零陵縣界巴陵縣有洞庭湖瀟湘  
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口三湘蓋謂三江也  
水

流寒以歸海雲橫秋而蔽天余以鳥道計於故鄉兮不

知去荆吳之幾千

士贊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

於時西陽半

規映島欲沒澄湖練明遙海上月念佳期之浩蕩渺懷

燕而望越

士贊曰意太白時在荆相故懷燕而望越也

荷花落兮江色秋風

嫋嫋兮夜悠悠臨窮冥以有羨思釣鼇於滄洲無脩竿

以一舉撫洪波而增憂歸去來兮人間不可以託些吾

將採藥於蓬丘

士贊曰蓬丘即蓬萊山

劍閣賦

送友人王炎入蜀

咸陽之南直望五千里見雲峯之崔嵬

士贊曰咸陽而西至雍即長安

也前有劔閣橫斷倚青天而中開上則松風蕭颯颼颼  
有巴猿兮相哀旁則飛湍走壑灑石噴閣洶湧而驚雷  
送佳人兮此去復何時兮歸來望夫君兮安極我沈吟  
兮歎息視滄波之東注悲白日之西匿鴻別燕兮秋聲  
雲愁秦而暝色若明月出於劔閣兮與君兩鄉對酒而  
相憶

明堂賦

并序 太白此賦想作於未拆乾元殿之先也

昔在天皇告成岱宗改元乾封經始明堂年紀總章時

締構之未集痛威靈之遐邁

士贊曰唐書高祖紀皇帝稱天皇皇后稱天后乾封

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禪于社首以皇后為亞獻通義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政報功告成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萬物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唐書禮樂志高宗時改元總章分萬年置明堂縣示欲必立之而議者益紛然或以為五室或以為九室而高宗依兩議與公卿臨觀而議不一乃下詔率意頒其制度至取象黃琮上設鷗尾其言益不能立天后繼作中宗成之因兆人之

子來崇萬祀之丕業

士贊曰唐禮樂志至則天始毀東都乾元殿以其地立明堂

蓋

天皇先天中宗奉天累聖纂就鴻勲克宣臣白美頌恭

惟述焉其辭曰

伊皇唐之革天創元也我高祖乃仗大順赫然雷發以

首之於是橫八荒漂九陽掃畔渙開混茫

士贊曰九陽謂九天之涯

也畔渙強恣之貌猶言跋扈也

景星耀而太階平虹蜺滅而日月張

士贊

日瑞星曰景星亦曰德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不敢私人則見太階三台也每台二星凡六星

虹蜺陰陽之精雄曰虹雌曰蜺

欽若太宗繼明重光

士贊曰兒寬傳曰宣重光

廓區

宇以立極綴蒼昊之頽綱

士贊曰顏師古曰顓顓天也元氣顓汗故曰顓天其色蒼

蒼故曰蒼天

淳風沕

亡弗切

穆鴻恩滂洋

士贊曰沕穆深微貌滂洋饒廣也

武

義烜赫於有截仁聲馭

先合切

沓乎無疆

士贊曰有截九有也

若乃

高宗紹興祐統錫羨神休傍臻瑞物咸薦元符剖兮地

珍見既應天而順人遂登封而降禪

士贊曰張衡東都賦曰登封降禪齊

乎黃軒

將欲考有洛崇明堂惟厥功之未輯兮乘白雲於

帝鄉

士贊曰列子曰乘彼白雲至於帝鄉

天后勤勞輔政兮中宗以欽明

克昌遵先軌以繼作兮揚列聖之耿光則使軒轅草圖

義和練日經之營之不綵不質因子來於四方豈殫稅

於萬室乃準水臬

倪結切

攢雲樑

士贊曰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

下高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於所平之地中樹磬玉八尺之梟以縣正之賦之以其影將以正四方也

石於隴坂空瓌

姑回切

材於瀟湘巧奪神鬼高窮昊蒼聽

天語之察察擬帝居之將將

七將切士贊曰將將嚴正貌

雖暫勞而

永固兮貽聖謨於我皇觀夫明堂之宏壯也則突兀曈

朧乍明乍蒙像太古元氣之結空龍

力孔切

從則孔切

頽沓

若鬼若業

逆怯切

似天閭地門之開闔爾乃劃岸

士伯切嶺

五伯切

以嶽立郁穹崇而鴻紛冠百王以垂勲燭萬象而

騰文窈惚恍以洞啓呼嵌

口銜切

巖而旁分又比乎崑山



之天柱矗九霄而垂雲於是結構乎黃道宕蕙乎紫微

士贊曰日有中道中道者黃道紫微星名絡勾陳以繚垣闢閭闔而啓扉士贊

曰勾陳後宮也紫宮外營勾陳星闔闔天門也崢嶸疾陵切嶸魚其切粲宇宙之

光輝崔嵬赫奕張天地之神威夫其背泓黃河垠漱清

洛大行却立通谷前廓士贊曰大行山名通谷在洛城南五十里遠則標熊

耳以作揭豁龍門以開關士贊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龍門山名在西京河南縣

點翠綵於鴻荒洞清陰乎羣山及乎煙雲卷舒忽出乍

沒岌嵩噴伊倚日薄月雷霆之所鼓蕩星斗之所任扳悲

切 仡

魚乙切

擎金龍之蟠蜿挂天珠之碑

郎忽切

兀勢拔五

嶽形張四維

士贊曰五嶽大華衡恒嵩也四維乾坤艮巽四隅也

軋地軸以盤根

摩天倪而創規

士贊曰地下有四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

樓臺崛

區勿切

屹

文弗切

以奔附城闕欽

區金切

奎

宜金切

而蔽虧珍樹翠草含

華揚蕤日瑤井之熒熒拖玉繩之離離

士贊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擷

知利切

華蓋以儻漭仰大微之參差

士贊曰天皇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

以蔽覆大帝之坐也大微為五帝之庭明堂之房

擁以禁扃橫以武庫

士贊曰西方奎

十六星天之武庫也

獻房心以開鑿瞻少陽而舉措

士贊曰房心者天帝明堂

布政之宮少陽者東方東動也採殷制酌夏步維以代室重屋之名括

以辰次火木之數

士贊曰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也木室於東北火室於東南金室於西南水

室於西北重屋者正宮正堂若大寢也

壯不及奢麗不及素層簷岿其霞

矯廣厦鬱以雲布掩日道遏風路陽烏轉影而翻飛大

鵬橫霄而側度近則萬木森下千宮對出熠乎光碧之

堂晃

古迥切

乎瓊華之室

士贊曰三島記崑崙山北戶承淵山有壙城金臺玉樓相映如

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青景雲瑞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也

錦爛霞駁星

錯波沕

千結切士贊曰沕浪相拂也言大波之飛相摩激也

颯蕭寥以颼颼宵陰

鬱以櫛密含佳氣之青葱吐祥煙之鬱律九室窈窕五

闡聯綿

士贊曰窈窕深也

飛楹磊砢走拱寅緣

士贊曰寅緣山岳之岳

雲

楣立及以橫綺綵栢攢巒而仰天皓壁晝朗朱甍晴鮮

賴欄各落偃蹇霄漢翠楹迴合蟬聯汗漫沓蒼穹之絕

垠跨皇居之太半

士贊曰爾雅穹蒼天也

遠而望之赫煌煌以輝

輝忽天旋而雲昏迫而察之粲炳煥以照爛倏山訛而

晷換誇蓬壺之海樓吞岱宗之日觀

士贊曰泰山一名岱宗羣岳之長也

泰山東名曰觀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猛虎失道潛虬登梯經通天而

直上俯長河而復低

士贊曰三輔黃圖有通天臺明堂者上通於天象

玉女攀

星於網戶金娥納月於璇題

士贊曰題頭也棟椽之頭皆以玉節言其英華相燭

也

藻井綵錯以舒蓬天牕艷

遠力切

翼而銜霓

士贊曰薛綜曰藻井

當棟中交木方為之如井榦也

扶標川而罔足擬跟絰而罷躋

士贊曰說文跟

足踵也公羊傳曰躋升也

要離歛矐而外喪精視冰背而中迷

士贊曰呂

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與要離俱涉於江拔劍

以刺王子慶忌王子慶忌猝而投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

成名要離得不死歸吳精視事未詳

亘以複道而接乎宮掖

蒲閭切

入西

樓是為崐崙

士贊曰史封禪書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園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崐崙

前疑後丞正儀躅以出入

士贊

曰天子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

九夷五狄順方面而來奔

士贊曰禮

記明堂位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其左右也則丹雘萐萐彤庭煌煌列

寶鼎敵金光流辟雍之滔滔像環海之湯湯

尸羊切士贊曰白虎

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壅以水象教化  
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于外象四海也

闕

青陽啓總章廓明臺而布玄堂儼以大廟處乎中央

贊士

曰青陽總章玄堂大廟左右个皆路寢之名蔡邕明堂  
論曰明堂者天子大廟所以崇祀宗祖以配上帝者也  
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大室故  
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  
其正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尊崇則曰大室取其主則  
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水流如璧  
則曰辟雍異名而發號施令采時順方其闡域也三十  
同事其實一也

六戶七十二牖

士贊曰三輔黃圖明堂九室一室有  
四戶八牖凡三十六戶七十二牖

度

筵列位南七西九

士贊曰禮冬官考工記周人明堂度  
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

一筵五室  
凡室二筵

白虎列序而躩

渠龜切

踞

女夷切

青龍承隅而蚴

於求

士贊曰躩踞動貌曲禮云左青龍右白虎

其深沈奧密也則赤爍

必堯切

切掌火招拒司金靈威制陽汁

音叶

光摧陰坤斗主土據

乎其心

士贊曰配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燁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

紀汁光

若乃熠燿五色張皇萬殊人物禽獸奇形異模勢

若飛動瞪

直證切

眇

匹覓切

睢

許規切

盱

勾于切

明君暗主忠臣

烈夫威政興滅表示賢愚

士贊曰睢仰目也盱張目也

於是王正孟

月朝陽登曦天子乃施蒼玉轡蒼螭臨乎青陽左个方



御瑤瑟而彈鳴絲

士贊曰月令孟春之月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蒼龍載青旂服蒼玉

展乎國容輝乎皇儀傍瞻神臺順觀雲之軌俯對清廟

崇配天之規欽若肝鬻維清緝熙崇牙樹羽熒煌歲粦

納五服之貢受萬邦之籍

士贊曰五服即甸侯綏要荒也

張龍旂與虹

旌攢金戟與玉戚延五更進百辟舉珪璣

徂贊切

獻琛帛

士贊曰三公致仕有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具牢饌

顯昂俯僂儼

容疊跡乃潔道醢修粢盛

士贊曰道水草醢陸產之物

奠三犧薦五

牲享于神靈太祝正辭庶官精誠鼓大武之隱麟張鈞

天之鏗錡

士贊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為舞也

孤竹合奏空桑和鳴

士贊曰孤

竹竹之特生者空桑之琴瑟

夏至日於澤中之方丘奏之盡六變齊九成羣神來兮

降明庭

士贊曰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又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蓋聖主之

所以孝治天下而享祀宵冥也然後臨辟雍宴羣后陰

陽為庖造化為宰餐元氣灑太和千里鼓舞百寮賡歌

于斯之時雲油雨霈恩鴻溶兮澤汪濊四海歸兮八荒

會吮聒乎區寓駢闐乎闕外羣臣醉德揖讓而退而聖

主猶夕惕若厲懼人未安乃目極于天耳下于泉

士贊曰淮

南子下揆三泉上尋九天蓋上下察之意也

飛聰馳明無遠不察考鬼神之

奧摧陰陽之荒下明詔班舊章振窮乏散敖倉毀玉沈

珠卑宮頽牆使山澤無間往來相望帝躬乎天田后親

於郊桑棄耒反本人和時康

士贊曰唐禮樂志皇帝孟春辛亥享先農遂以耕籍

田皇帝耕止三推諸王耕五推尚書卿九推籍田之穀

斂而鍾之神倉以擬衆威皇后歲祀一李春吉已享先

蠶遂以親桑皇后採三條命婦一品採五條二品採九條建翠華兮萋萋鳴玉鑾之

缺缺

士贊曰上林賦建翠華之旗萋萋威貌

遊乎昇平之圃憩乎穆清之

堂天欣欣兮瑞穰穰巡陵於鶉首之野講武於驪山之

旁士贊曰漢書志曰自井至柳謂之鶉首巡陵者巡幸諸陵也驪山地名封岱宗兮祀后

土掩栗陸而包陶唐

士贊曰栗陸陶唐皆古帝王之號

遨遊乎崆峒之

上汾水之陽吸沆瀣之精英黜滋味之馨香貴理國其

若夢幾華胥之故鄉

士贊曰列子黃帝晝寢而夢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

之西台州之北不知去齊國幾千萬里蓋非舟車足力之所及神遊而已於是元元澹然不

知所在若羣雲從龍衆水奔海此真所謂我大君登明

堂之政化也豈比夫秦趙吳楚爭高競奢結阿房與崇

臺建姑蘇及章華非享祀與嚴配徒掩月而凌霞由此

觀之不足稱也况瑤臺之巨麗復安可以語哉

士贊曰史記秦

始皇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越絕書吳王起姑胥之臺五年乃成姑胥即姑蘇也敢揚國美遂作辭曰

穹崇明堂倚天開兮龍

力孔切

從

則孔切

鴻濛構瓌

公回切

材

兮偃蹇塊

烏朗切

璚

母黨切

邈崔嵬兮周流辟雍

魚及切

靈

臺兮赫奕日噴風雷宗祀盱蠻王化弘恢鎮八荒通九

垓四門啓兮萬國來考休徵兮進賢才儼若皇居而作

固窮千祀兮悠哉

大獵賦并序

白以為賦者古詩之流辭欲壯麗義歸博達

士贊曰白者太白自

稱也不然何以光贊盛美感天動神而相如子雲競誇詞

賦歷代以為文雄莫敢詆訐臣謂語其畧竊或徧其用心子虛所言楚國不過千里夢澤居其大半而齊徒吞若八九三農及禽獸無息肩之地非諸侯禁淫述職之

義也

士贊曰司馬相如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且齊東者巨海

南有瑯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渤海遊孟諸左與肅慎為鄰右以暘谷為界秋田乎青丘徬徨乎海外吞若

雲夢者八九於其習中曾不芥蒂周禮天官大宰九  
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三農者平地山澤也

上

林云左蒼梧右西極考其實地周衰纔經數百長楊誇  
胡設網為周陸放麋鹿其中以搏攫充樂羽獵於靈臺  
之囿圍經百里而開殿門當時以為窮壯極麗迄今觀

之何齷齪之甚也

士贇曰漢書揚雄傳孝成時羽獵雄  
從作羽獵賦明年又作長楊賦序云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民入南山  
西自褒邪南毆漢中張羅網且罟捕熊羆豪猪虎豹狢  
獲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令  
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  
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藉翰林以為主  
人子墨以為客卿以諷漢書註齷齪小節也

但王者

以四海為家萬姓為子則天下之山林禽獸豈與衆庶  
異之而臣以為不能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平文論苑  
之小竊為微臣之不取也今聖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  
士贊曰上下四方為六合以孟冬十月大獵於秦  
士贊曰通典開元三年蒐于岐州鳳  
泉亦將耀威講武掃天蕩野豈荒淫侈靡非三驅之意  
邪臣白作頌折中厥美其辭曰

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襲氣母兮粲五葉之歲蕤

士贊曰葉

世也五葉者唐興至玄宗凡五世

惟開元廓海寓而運斗極兮總六聖



之光熙

士贊曰開元玄宗年號雒書曰聖人受命必受斗極六聖者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至玄宗

也誕金德之純精兮漱玉露之華滋文章森乎七曜兮

制作參乎兩儀括衆妙而為師明無幽而不燭兮澤無

遠而不施慕往昔之三驅兮順生殺於四時

士贊曰周易曰王用

三驅失前禽王注云禽越已則捨之

若乃嚴冬慘切寒氣凜冽不周來風

玄冥掌雪

士贊曰不周者不交也言陰陽未合化也太史公曰十月不周風居西北主殺月令孟冬

之月其神玄冥

木脫葉草解節土囊煙陰火井冰閉

士贊曰霜降之後生

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理解也土囊大穴也荊州記曰宜都浪山縣有山山有穴口大數尺為風井土囊當此之

類也地理志蜀郡邛州臨邛縣西南八里有火井鹽井也欲出其火先以其家火投之須臾隱隱如雷聲焰出通天光輝十里今無復見矣地理志西河鴻門縣有天封苑火井祠火從地出靈帝時井中水厚尺餘史書之以為是月也天子處乎玄堂之中滄八水兮休百工災

日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居玄堂左个是月也以立冬盛德在水明堂八面皆水故曰滄八水也滄音愴寒也

考王制兮遵國風樂農人之閒隙兮因校獵而講戎士

曰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左傳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校獵者人為欄校遮禽而獵取也乃使神兵出於九闕天仗羅於四野徵水衡與林

虞辨土物之衆寡

士贊曰水衡都尉主都水及上林苑故曰水衡

千騎飀掃萬

乘雷奔梢扶桑而拂火雲兮刮月窟而搜塞門

士贊曰月窟者

月所生也

赫壯觀於今古業搖蕩於乾坤此其大畧也而內

以中華為天心外以窮髮為海口豁咽喉以洞開吞荒

裔而盡取

士贊曰莊子窮髮之北有溟海者天也司馬曰北極之下無毛之地

大章按

步以來往夸父振策而奔走

士贊曰淮南子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

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列子夸父不量力欲

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通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

足跡

乎日月之所通囊括乎陰陽之未有君王於是撞鴻鐘

發鑾音出鳳闕開宸襟駕玉輅之飛龍歷神州之層岑

士贊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黃鐘之鐘唐書儀衛志人君舉動必以扇出入則撞鐘庭設樂鑾玉佩也

又曰鈴也唐書車服志天子之車曰玉輅者祭祀納后所乘也青質玉錦木輅者蒐田所乘也黑質漆之唐書百官志飛龍殿日以八馬入宮門之外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叙九州是也遊

五柝兮瞰三危挾細柳兮過上林

士贊曰漢書蓋屋有長楊五柝宮三危山

在西裔郭璞曰細柳觀名也在昆明池南方

攢高牙以總總兮駐華蓋之森

森

士贊曰兵書牙旗者將軍之精唐書儀衛志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駕皆有衛有嚴羽葆華蓋旌旗罕畢

車馬之於是擢倚天之劍彎落月之弓崑崙叱兮可倒

宇宙噫兮增雄

士贊曰文子曰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大塊噫氣其名為風噫一戒切

又音陰

河漢為之却流川嶽為之生風羽毛揚兮九天絳

獵火燃兮千山紅

士贊曰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北方曰變天北

方曰玄天西北方曰幽天西方曰昊天南方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方曰陽天

乃召蚩尤之

徒聚長戟羅廣澤呵雨師走風伯

士贊曰山海經蚩尤作兵戈雨師畢星詩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風伯箕星月離于箕風揚沙也

稜威耀乎雷霆烜赫震於蠻

貊

士贊曰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

陋梁都之體制鄙靈囿之規格而南

以衡霍作襟北以岱恒作陸

士贊曰周禮荊州之鎮山曰衡山并州之鎮山曰恒

山爾雅曰霍山為南岳恒山北臨岱南俯  
夾東海而為  
趙東接河海之間依山谷牛馬圈曰陸

塹兮拖西冥而流渠麾九州之珍禽兮迴千羣以全文蒲

切入睽八荒之奇獸兮屯萬族而來居士贊曰淮南子天地之間九州

八極何謂九州東南神州曰農土正南次州曰沃土西  
南戎州曰滔土正西弇州曰并土正中冀州曰中土西

北台州曰肥土正北濟州曰成土東北薄州曰隱土正  
東陽州曰申土顏師古曰八荒者八方荒忽極遠之地

雲羅高張天網密布且罟綿原峭格掩路蟻芒結蒙芒

切過而猶礙蟪子饒螟飛而不度士贊曰蟻蟪小蟲似

中之蟻蟪列子江浦之間生麼蟲其名曰蟪螟羣飛而  
集于蚊睫弗相觸也棲宿去來蚊弗覺也蟻蟪蟪皆

蟲之至微細者  
以喻網之密也  
彼層霄與殊榛罕翔鳥與伏兔從營合

技彌巒被岡金戈森行洗晴野之寒霜虹旗電掣卷長

空之飛雪吳驂走練宛馬蹀血縈衆山之聯綿隔遠水

之明滅士贊曰韓詩外傳白馬出吳閭門望之如一匹素練禮樂志大宛舊多善馬馬汗出如血一日

千里顏師古曰使五丁摧峯一夫拔木下整高顏深平蹀音大頰反

險谷擺椿括開林叢惶惶乎門切呬呬乎甲切盡奔突於場

中士贊曰而田疆古冶之疇烏獲中黃之黨士贊曰田

疆古治齊力士烏獲秦力士中黃伯者中黃國之有勇力者也越崢嶸獵莽蒼喑鳴哮

乎交乎敢風旋電往士贊曰莽蒼脫文豹之皮抵玄

熊之掌批步結狻先丸手猱挾三挈兩士贊曰莊子豐

林伏于巖穴然且不免于網羅擲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狻猊如彪猫食虎豹即獅子也出西

域狻善援即蒙貴也狀如雌而小紫黑色可畜既徒搏健捕鼠勝於猫九真日南皆出之亦獼猴之類

以角力又揮鋒而爭先行彪胡甘號以鶚睨兮氣赫火而

歌煙士贊曰爾雅彪白虎鶚鵬屬此言拳封狽梯端肘

巨狽丑延切士贊曰狽野猪也字林云獸似梟羊應叱

以斃一至踣必默猱於點猱翼汝亡精而墜巔士贊曰



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曰泉羊也山海經曰其狀如人面長唇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山

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淮南子堯時有猓獠為民害堯使羿射殺之爾雅猓獠類羆虎爪食人迅走或

碎腦以折脊或歛

普閱切

髓而飛涎

士贊曰淮南子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

而蟲蚩適以翺翔選江賦曰噴浪飛涎

窮遐荒蕩林數掘土狗

白駕切

殪天

狗

士贊曰狗獸名似狼王逸曰其身九屈有角鬐鬐觸害人也山海經天門山有赤犬名曰天犬其所下處

有兵天狗之光飛天流而為星白數十丈其疾如風聲如雷光如電吳楚七國叛時吠過梁野陰山有獸狀如

狸白首名曰天狗食蛇其音如貓佩之可禦凶

脫角犀頂探牙象口掃封狐於

千里捩雄虺之九首

士贊曰宋玉招魂賦蟴蛇秦恭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

來倏忽吞人

咋則格切

騰蛇而仰吞拖奔兕以却走

士贊曰文

子曰騰蛇無足而騰爾雅兕似牛郭璞曰一角青色重千斤

君王於是裁通天靡星

旃奔雷車揮電鞭

士贊曰唐書禮樂志通天冠者冬至受朝賀祭還燕羣臣養老之服也二

十四梁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金博山黑介幘組纓翠綾玉犀簪導

觀壯士之効獲顧三

軍而欣然曰夫何神驚鬼慄之駭人也又命建夔鼓勵

武卒

士贊曰帝王世紀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

雖輔

良刀切轅

令的切之

已多猶拗

於六切

怒而未歇集赤羽兮照日張烏號兮滿

月

士贊曰漢郊祀志黃帝鑄鼎成有龍垂鬚鬣下迎黃帝帝上騎羣臣后宮從者七十餘人龍乃去餘小臣

不得上悉持龍顙顙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  
乃抱其弓與龍顙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號戎車轆轤

以陸離殼

古豆切

騎煌煌而奮發

士贊曰殼張弩也

鷹犬之所騰

捷飛走之所蹉蹶攫麇

几雲切

麇

古瑕切

之咆哮蹂豺貉

各

切以挂格

士贊曰麇麇也貉狸屬豺脚似狗

膏鋒染鍔填巖掩窟觀殊

材舉逸羣尚揮霍以出沒別有白貌

音眉

飛駿窮奇羆

春俱

切貓

音貓士贊曰山海經邽山有獸狀如牛騾尾大聲名曰窮奇食人爾雅羆殺似狸

牙如錯

劍鬣如叢竿口吞及

時朱切

鋌

市延切

目極槍櫓碎琅弧攫

玉弩射猛彘透奔虎

士贊曰山海經浮玉山有獸狀如猴四耳虎毛牛尾音如犬吠名曰

長彘食人金鏃一發旁疊四五雖鑿齒磨牙而致仇誰見則大水

謂南山白額之足覩士贊曰服虔曰鑿齒齒長五尺似鑿亦食人晉周處傳南山白額猛

獸為害處入搃八校搜四隅馳專諸走都盧士贊曰史山射殺之

求勇士專諸見之公子光使專諸置匕首炙魚之中以進食而刺王僚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漢書曰

自合浦南趨丘妖切喬林撇匹滅切絕壁抄自咸切狢戶吾切

攬貊音國囚鼪亦敦切鼪午乎切於峻崖頓殺營隻切獲九縛切

於穹石士贊曰鼪似鼪赤黃色大尾啖鼠殺齧豕也養

由發箭奇肱飛車士贊曰左傳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微七札焉張華博物志奇肱國之民能

為飛車從風遠行湯時而風久下奇肱人車至於豫州  
界中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復至乃使乘車

遣歸其國去玉巧聒更羸妙兼捕薄乎切且墜鷗之欲切鵠

牛浴切於青雲落鴻鴈於紫虛捎鵠千唐切鵠漂鷗鷗彈地

廬空神居士贊曰更羸捕且古之善射者也鷗鵠山鳥也似鳥而小赤背穴乳出西方大曰鴻小曰

鴈鷗鷗鷗鷗水鳥也此亦吳都賦顛覆巢居剖破窟宅之意也斬飛鵬於日域摧大鳳

於天墟音區士贊曰日域日所出龍伯釣其靈鼇任公

獲其巨魚士贊曰列子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鼇窮造

化之譎詭何神怪之有餘所以噴血流川飛毛灑雪狀

若乎高天雨獸上墜於大荒

士贊曰言殺獲之多如雨獸也山海經大荒之中

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

又似乎積禽為山下崩於林穴

陽烏沮色於朝日陰兔喪精於明月

士贊曰日名陽烏月名陰兔

思

騰裝上獵於太清所恨穹昊於路絕而忽也

士贊曰顓氣顓汗也

穹形穹隆也

莫不海晏天空萬方來同

士贊曰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大

平則河海夷晏

雖秦皇與漢武兮復何足以爭雄

士贊曰此言雖秦皇漢武

帝皆窮奢極侈之君不足比擬也

俄而君王茫然改容愀然有失於居

安思危防險戒逸斯馳騁以狂發非至理之弘術且夫

人君以端拱為尊玄妙為寶暴殄天物是謂不道乃命

去三面之網示六合之仁已殺者皆其犯命未傷者全

其天真雖剪毛而不獻豈割鮮以焮輪

士贊曰史記湯出見野張網四

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命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郭璞曰焮染也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此即題註所謂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重射不射其面不剪其毛凡出表者不逐之之意解鳳凰與鸞

牛角切

鸞

自谷切

兮

旋騶虞與麒麟

士贊曰雄曰鳳雌曰凰瑞應圖曰鳳凰者仁鳥也鸞鸞鳳屬神鳥也騶虞義獸

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麟瑞獸也麕身牛尾馬足黃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

中規矩王者獲天寶於陳倉載非熊於渭濱

士贊曰天寶雞頭而

至仁則出人易齊世家尚窮困年老以漁釣西伯將出獵卜之曰

所獲非龍非黿非虎非羆所獲霸王之輔於是西伯獵

果得太公於渭之陽載歸立為師於是享獵徒封勞苦軒行魚騎酌酤

韜兵戈火網罟士贊曰韜藏也火焚也以示不用然後登九霄之臺宴

八紘之圃士贊曰九霄者喻其高也八紘天之八維也開日月之扃闢生靈

之戶聖人作而萬物覩覽蒐岐與狩教何宣成之足數

士贊曰左傳成王有岐陽之晒穆王之荒誕歌白雲之

蒐教鄭地宣王所獵之處

西母士贊曰仙傳拾遺周穆王名滿少好神仙之道常欲使車轍馬跡遍於天下以訪黃帝焉乃乘八駿



之馬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王母謠曰白雲在天道里  
悠遠山川間之將子母死尚能復來王答曰予歸東土  
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

曷若飽人以淡泊之味醉時

以醇和之觴鼓之以雷霆舞之以陰陽虞乎神明狃於

道德

士贊曰揚子學行篇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享也

張無外以為罝罾大

朴以為杙

逸尺切士贊曰免罟謂之罝罝猶遮也機謂之杙磔也

頓天網以掩之

獵賢俊以御極若此之狩罔有不克使天人晏安草木

蕃殖六宮斥其珠玉百姓樂於耕織

士贊曰唐玄宗開元二年焚錦繡珠

玉於前殿焚後庭珠玉之玩戒其奢也

寢鄭衛之聲却靡曼之色

士贊曰禮記鄭

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周穆王簡鄭衛之處  
子娥猫靡曼者以樂化人靡曼柔弱也

天老掌圖風

后侍側

士贊曰列子黃帝夢遊華胥之國既悟召天  
老力牧大山稽告以所夢風后黃帝之相

是

三階砥平而皇猷允塞

士贊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三  
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

祇咸獲其宜天下  
大安是謂太平

豈比夫子虛上林長楊羽獵計麋鹿

之多少誇苑囿之大小哉方將延榮光於後昆軼玄風

於邃古擁嘉瑞臻元符登封於太山篆德於社首豈不

與乎七十二帝同條而共貫哉君王於是迴蜺旌反鑾輿

訪廣成於至道問大隗之幽居

士贊曰莊子黃帝聞廣  
成子在空同之上故往

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又黃帝將見  
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為御昌寓騂乘張若詔朋前馬  
昆閭滑稽後車至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適遇  
牧馬童子問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  
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  
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  
已矣又奚事焉余少遊六合之內適有瞽病有長者教  
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且復  
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哉黃  
帝曰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雖然請問為天下小  
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  
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  
退使罔象掇玄珠於赤水天下不知其所如也

莊子贊曰  
士贊曰

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

之而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  
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三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風

其一

禎卿曰此篇白  
自言其志也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禎卿曰此二  
句一篇之旨

王風委蔓草戰

國多荆榛龍虎相啖食  
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  
哀怨

起騷人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

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

禎卿曰此申首一句意

聖代復元

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

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

士贇曰孝經序子曰吾志在春

秋尚書序孔子刪詩爲三百篇述職方以除九丘任彥  
升表故以輝映先達領袖後進謝朓酬德賦吹萬化而  
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  
之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倖哉  
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禎卿曰此申首二句意齊賢曰詩大雅凡三十六篇詩  
序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大雅不作則斯  
文衰矣平王東遷黍離降於國風終春秋之世不能復  
振戰國迭興王道榛塞干戈相侵以迄于祖龍風俗薄

人心澆中正之聲日遠日微一變而爲離騷史記曰離騷之作蓋自怨生也迨漢司馬相如揚雄激揚其頽波疏導其下流使遂閱肆注乎無窮而世降愈下憲章乖離建安諸子智尚綺靡摘章繡句競爲新奇而雄健之氣由此萎蕩至於唐八代極矣掃魏晉之陋起騷人之廢太白蓋以自任矣

## 其二

齊賢曰按唐書王皇后久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詆之遂廢武妃進冊爲惠妃

欲立爲后太白詩意似屬乎此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

齊賢

曰蟾蜍蝦蟆月以況皇后蟾蜍以比武妃武妃進則皇后廢猶蝦蟆得志侵蝕乎月則金魄淪沒矣月生於西實金方故曰金魄士贇曰張衡靈憲昇得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其妻嫦娥竊之以奔遂托於月是爲蟾蜍史記天官

書日月薄蝕韋昭曰氣往迫之爲薄虧毀爲蝕淮南子太清問於無窮註曰太清者元氣之清者也

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

齊賢曰紫微帝

居也蟬蜋淫烝也毛詩蟬蜋在東莫之敢指言夫人淫奔之行國人皆不敢指視之大明日也以喻君也夷傷

也士贇曰廣雅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

齊賢曰陳皇后驕妬別在

長門宮昔是今非言君心爲忿怒憎惡所蔽平生之是今皆非矣

挂蠹花不實天霜下

嚴威

齊賢曰桂一蠹則徒花而不實又肅之以嚴霜之威得不爲之永嘆哉天霜天子之威也士贇曰前

漢五行志成帝時童謡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言桂林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固爲人所羨亦爲人所憐禎卿

曰士贇所引是也白意似本於此

沈嘆終永夕感我涕沾衣

士贇曰蟾蜍薄太清



月爲之蝕以喻武妃入後宮而卒爲王后之蠹也。螾螭入紫微而大明夷朝暉以喻武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爲所惑也。日君象月后象今焉廢黜是浮雲隔之不得代明矣。萬象昏陰霏者意謂自後卒不正中宮浸成女寵之禍也。夫婦君臣俱人之大倫也。至密近者莫如夫婦而且不能保其終況臣子之疎遠乎。此白之所以感嘆終夕而涕零也。

### 其三

禎卿曰此篇借秦皇以爲諷也

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飛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明斷自天啓大畧駕羣才。收兵鑄金人函谷正東開。

齊賢曰史

記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

函谷關在今陝州爲秦東關昔秦未得志蘇秦約六國從親投從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今既并諸侯則無人敢議秦者此關宜常開銘功會稽嶺騁笑禎卿曰此六句言秦皇之制天下

望瑯琊臺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七年行至錢塘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度上會稽

祭大禹立石刻頌秦功德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從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復十二歲作瑯琊臺立石刻頌秦德禎卿曰此二句言秦皇極游觀之樂

刑徒七十萬起土驪山隈尚採不

死藥茫然使心哀

齊賢曰史記始皇三十五年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分作阿房宮或作

驪山發北山石椁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爲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禎卿曰此言秦皇極土木之欲

連弩射海魚長鯨

正崔嵬額鼻象五嶽揚波噴雲雷鬚鬣蔽青天何由覩

蓬萊

齊賢曰秦紀方士徐市等入海求神藥數歲不得費多恐謫乃詐曰蓬萊藥可得然常爲大蛟魚所

苦故不得至願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蛟龍爲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賣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山至榮成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異物志鯨魚長者數千里江賦或鹿額象鼻或虎狀龍顏揚鬚掉尾噴浪

徐市載秦女樓船幾時迴但見三

泉下金棺葬寒灰

齊賢曰船上施樓曰樓船史記始皇初即位治驪山穿三泉下銅而致棺

禎卿曰此以上言秦皇惑於神仙之說而卒不免於死也

其四

齊賢曰此篇太白自況也

鳳飛九千仞五章備綵珍銜書且虛歸空入周與秦橫

絕歷四海所居未得隣

士贇曰所居未得隣者言其棲身高遠未有得與之隣接者也

禎卿曰此以鳳喻至人也言鳳飛則凌千仞身則備五色雖來儀於周秦之郊而不可羈挂以比至人能全身

遠害也

吾營紫河車千載落風塵

齊賢曰抱朴子曰丹砂可爲金河車可作銀子

得其道可以仙身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據此河車乃樂士贇曰道書蓬萊修煉法河車是水朱雀是火取水一斗鐺中以火炙之令沸致聖石九兩其中初成姹女次謂之玉液後成紫色謂之紫河車白色曰白河車青色曰青河車赤色曰赤河車  
車亦曰黃芽禎卿曰落脫也謝也藥物祕海嶽採鉛青

溪濱

齊賢曰五嶽四海靈藥所產而不輕以畀人青溪之鉛乃可採耳士贇曰庾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

有青溪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

時登大樓山舉手望仙真羽駕滅

去影颺車絕迴輪

齊賢曰據太白代內贈詩云估客發大樓知君在秋浦則大樓當在秋浦

羽駕言乘鸞鶴颺車言御風雲

尚恐丹液

神丹金液

遲志願不及申徒霜鏡

中髮羞彼鶴上人桃李何處開此花非我春唯應清都

境長與韓衆親

齊賢曰言桃李花乃世俗之春非仙境之春也列子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

所居神仙傳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爾聞有韓衆否曰聞之

神人曰

我是也

其五

禎卿曰此篇語意與上亦相類蓋白真有慕於仙而作也

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齊賢

曰九域志太白山在鳳翔郿縣

中有綠髮翁披雲卧松雪不笑亦不語

冥棲在巖穴我來逢真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啓玉齒授

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電滅

齊賢曰許慎注淮南子曰真人真德

之人粲露齒之狀

仰望不可及蒼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

世人別

士贇曰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

其六

禎卿曰此篇言塞下事或有所感於時而作也

岱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土風固其然

碩卿

曰岱北越南鳥獸各有所戀以此去家就戎非人之情也

昔別鴈門關今成龍庭前

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齊賢曰九域志代州治鴈門縣有鴈門塞即古關也龍庭

單于祭天所也蟻蝨生虎鵲心魂逐旌旃

齊賢曰鵲勇雄其鬪無已一死乃止故趙

武靈王爲冠以表武士析羽爲旌通帛爲旗

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誰憐

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齊賢曰漢書李廣傳匈奴入遼西殺太守上迺召拜廣爲北平太守

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元狩四年爲前將軍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廣已見大將軍還長史急責廣之幕府上簿謂其麾下

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三邊三陟西方南方東

其七

士贇曰此篇亦游仙詩

客有鶴上仙飛飛凌太清揚言碧雲裏自道安期名

齊賢

曰真君傳斗中真人降兗州蘭公舍云三才肇分始於三炁三炁者玉清三天也玉清境是元始大聖真王治化太清境是玄道流行虛无自然玉皇治化士贇曰劉向列仙傳安期生者瑯琊阜鄉人也賣藥於東海邊時人皆言千歲翁秦始皇東遊請見與語三日三夜賜金壁度數千萬出於阜鄉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



爲報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始皇即遣使者徐市盧生等數百人入海未至蓬萊山輒逢風波而還立祠阜鄉亭海邊兩兩白玉童雙吹紫鸞笙去影忽不見回風十數處云

送天聲舉首遠望之飄然若流星願飡金光草壽與天

齊傾

齊賢曰樂書王子晉之笙其制象鳳翼亦名參差廣異記謝元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

蕉花正黃色光可鑑曰此金明草晉咸和九年東華青童賜魏夫人石精金光化形靈丸禎卿曰天聲即笙音以至高故言天齊賢以爲天籟非也

其八

士贇曰此篇之意蓋言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沈困下僚必有所感諷而作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一作

百鳥鳴花枝玉劍誰家子西秦豪俠兒士贇曰漢東方朔傳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歲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後偃懼白主獻長門園上大說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傳鞞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主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飲大驩樂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齊賢曰唐京兆府咸陽縣秦咸陽故地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

所仰治遊方及時子雲不曉事晚獻長揚辭賦達身已

老草玄鬢若絲投閣良可嘆但爲此輩嗤

齊賢曰魏楊脩答曹子建

書曰吾家子雲老不曉事前漢揚雄傳及贊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博覽好辭賦漢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從上行幸奏甘泉河東校獵等賦除爲郎給事黃門又從至射熊館上長揚賦以風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欲絕其原以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逮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問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爲之語曰惟寂

寔自投閭爰清靜作符命  
雄以病免復召爲大夫

其九

頑卿曰此篇嘆世事之難保而人貴達理以自守也

莊周夢胡蝶胡蝶爲莊周一體更變易萬事良悠悠

齊賢

曰莊子云昔者周夢爲胡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之夢爲胡蝶與胡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辨矣

一體之間尚有變易萬事豈能定哉

乃知蓬萊水復作清淺流

齊賢曰葛洪神仙傳

曰麻姑云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會時畧半也豈將復爲陵陸乎方平笑曰聖人皆言海中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富貴固如此營

營何所求

齊賢曰漢書霸城門民間謂之青門史記蕭相國世家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

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時謂東陵瓜夫富貴無常  
昔時爲侯今焉爲圃任緣而已終日營營復何求哉

### 其十

齊賢曰此篇蓋慕魯仲連之爲人也

齊有侗儻生魯連特高妙明月出海底一朝開光曜却  
秦振英聲後世仰末照意輕千金贈顧向平原笑

齊賢曰史

記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侗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哉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介紹而見之於先生魯仲連

見新垣衍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音從容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以爲帝過而爲政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譏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得故寵乎於是新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爲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解難釋紛亂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

不復見個儻不羈也太白意謂魯仲連崛起於齊猶明月出於海底光彩照耀天下人所同仰士贇曰明月寶珠也  
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齊賢曰淡蕩猶放蕩也同調謂聲音和

### 其十一

禎卿曰此篇悲年命也

黃河走東溟白日落西海逝川與流光飄忽不相待

齊賢

曰黃河出崑崙山東北陬入東海大秦之西鳥遲國鳥遲國之西復言有海西海之濱有小崑崙高萬仞方八里  
春容捨我去秋髮已衰改人生非寒松年貌豈長在

吾當乘雲螭吸景駐光彩

齊賢曰春容蒼顏也秋髮白髮也無角曰螭龍吸景吸日

月之景以駐吾之顏采太白之意謂黃河東走白日西落不捨晝夜青春容色倏忽摧謝不如長松貫四時而

不改柯易葉自非服煉九鼎食精養神累積長久安能變形而仙哉

其十二

禎卿曰此篇蓋有慕乎子陵之高尚也

松栢本孤直難爲桃李顏

齊賢曰謂松栢挺然孤直不能如天桃艷李嫣然媚人也

禎卿曰此興而比也

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

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

齊賢曰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

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



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  
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  
差增於往因其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  
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  
議大夫不屈乃  
耕於富春山  
清風灑六合邈然不可攀使我長嘆息

### 冥棲巖石間

#### 其十三

禎卿曰此篇白自託於君平之詞也

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

### 冥緼道論空簾閉幽情

齊賢曰漢書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賤業而可以惠

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龜筮爲言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

善從吾言已過半矣日裁閱數人得百餘錢足自養則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楊雄少學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  
君平德李強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雄  
曰君備禮待之彼可見而不可得詘強以爲不然至蜀  
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曰揚子雲誠知  
人士贊曰言君平抱濟世之才而無用世之意是平棄  
斯世矣世之人復不知君平之賢駙虞不虛來鸞鸞有  
而不用之焉是世亦棄君平也

時鳴

齊賢曰駙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  
不食生物不履生草鸞鸞鳳之屬

安知天漢上白

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人測沈冥

齊賢曰博物志舊  
說天河與海通近

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  
奇志立飛閣於槎上多齋糧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  
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宮中有織婦見一丈夫牽牛  
渚次飲之牽牛人乃驚問曰何由至此此人爲說來意

并問此是何處答曰君還至蜀都訪嚴君平則知之竟  
不及登岸因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某月有客星犯牽  
牛宿計其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士贇曰河精上  
爲天漢禎卿曰白意蓋以騶虞鷺鷥比君平而嘆世人  
之莫識也安知其高名乃如白日之懸於天漢而牛女  
皆知之然海客之去已久又誰能測其幽深之道哉未  
二句亦借以  
自寓之意也

### 其十四

禎卿曰此篇之  
意蕭說近是

胡關饒風沙蕭索竟終古木落秋草黃登高望戎虜荒

城空大漠邊邑無遺堵白骨橫千霜嵯峨蔽榛莽

齊賢曰漠

北方流沙也  
千霜千年也

借問誰凌虐天驕毒威武赫怒我聖皇勞

師事鼙鼓

齊賢曰強胡者天之驕子也聖皇玄宗也玄宗承國家富庶侈心動遂貪邊功罷張九齡

相李林甫楊國忠從事吐蕃南詔訖唐世爲患鼙鼓鼓之尤小者司馬法曰萬人之帥執大鼓千人之帥執鼙

鼓陽和變殺氣發卒騷中土三十六萬人哀哀淚如雨

齊賢曰騷動也悲也

且悲就行役安得營農圃不見征戍兒豈知

關山苦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

齊賢曰史記李牧趙北邊良將常居鴈門

備匈奴匈奴小入猓北不戰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李牧多爲奇軍張左右翼大破殺匈奴十餘萬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豺虎指匈奴士贇曰此詩楊子見以爲討閼羅鳳之事非也雲南乃西南邊此詩專指北邊而言當是爲哥舒翰攻吐蕃石堡城之事而作也唐史天寶六載上欲使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

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城險固吐蕃舉國守之  
今頓兵其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  
上意不決將軍董延先自請將兵攻石堡城上命忠嗣  
分兵哥舒翰帥隴右河西朔方河東兵凡六萬三千攻  
吐蕃石堡城其城三面險絕唯一徑可上吐蕃但以數  
百人守之多貯糧食積樵木及石唐兵前後屢攻之不  
能克翰進攻拔之獲吐蕃鐵刃悉諾羅等四百人唐士卒  
死亡畧盡果如忠嗣之言蓋當時上好邊功諸將皆希  
旨開邊隙忠嗣獨能持重安邊不生事嘗曰平世爲將  
撫衆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傳中所載全與  
李牧相類此詩末句曰李牧今不在邊人飼豺虎者蓋  
以李牧比忠嗣也今不在者翰取石堡時忠嗣已死二  
年無能諫止卒  
喪數萬之師也

## 其十五

禎卿曰此篇  
刺時貴也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齊賢

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爲隗改築宮而師事之上谷圖經曰黃金臺易水南十八里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士謂之黃金之臺其後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奈何青

雲士棄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方知黃鶴

舉千里獨徘徊

齊賢曰鶴一作鵠太白意謂吳姬越女資其一歌笑則不惜珠玉之費至於賢

人才士則待之以糟糠其好色而不好德如此則賢者將遠去徘徊顧望而不肯輒下

其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自況也

寶劍雙蛟龍雪花照芙蓉精光射天地雷騰不可衝一  
去別金匣飛沈失相從風胡滅已久所以潛其鋒吳水  
深萬丈楚山邈千重雌雄終不隔神物會當逢

齊賢曰  
晉書張

華傳初斗牛之間常有紫氣華聞豫章雷煥達緯象乃  
要煥登樓仰觀煥曰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因問曰  
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爲豐城令煥到縣  
掘獄屋基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  
龍泉二曰太阿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  
兩送一張公豈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  
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爲人  
服也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復  
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  
華爲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劍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紫有文章  
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拂於是失劍華嘆  
曰先君化去之言張公終合之論此其驗矣士贇曰吳  
越春秋楚昭王卧而寤得吳王湛盧之劍於牀昭王不  
知其故乃召風胡子而問曰寡人卧覺而得寶劍不知  
其名是何劍也風胡子曰此謂湛盧之劍昭王曰何以  
言之風胡子曰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劍三枚一曰魚  
腸二曰磐郢三曰湛盧魚腸之劍已用殺吳王僚也磐  
郢以送其死女今湛盧入楚也昭王問湛盧所以去者  
何也風胡子曰臣聞越王元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以  
示薛燭燭對曰魚腸劍逆理不順不可服也臣以殺君  
子以殺父故闔閭以殺王僚一名磐郢亦曰豪曹不法  
之物無益於人故以送死一名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  
精寄氣託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衝拒敵然人  
君有逆理之謀其劍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今吳王  
無道殺君謀楚故湛盧入楚昭王曰其直幾何風胡子



曰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  
駿馬千匹萬戶之都二是其一也薛燭對曰赤堇之山  
已令無雲若邪之溪深而莫測羣神上天歐冶死矣雖  
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况有市之鄉駿  
馬千匹萬戶之都何足言  
也昭王大悅遂以爲寶

### 其十七

禎卿曰此篇  
諷不知止也

### 金華牧羊兒乃是紫煙客

齊賢曰金華山在梓州射洪縣蔚藍洞天存焉婺州亦有

金華山葛洪神仙傳黃初平丹溪人也年十五而家使  
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  
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入山索初平歷年不能得  
見後在市中有道士善卜乃問之曰吾有弟名初平因  
令牧羊失之今四十餘年不知死生所在願道君爲占  
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一牧羊兒姓黃名初平是卿弟

非邪初起聞之驚喜即隨道士去尋求果得相見兄弟  
悲喜因問弟曰羊皆何在初平曰羊近在山東初起往  
視之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謂初平曰山東無羊  
也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之初平便乃俱往看之  
乃叱曰羊起於是白石皆變爲羊數萬頭初起曰弟獨  
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耳初起便  
棄妻子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  
亡行於日中無影而有童子之色後乃俱還鄉里諸親  
死亡畧盡乃復還去時去以方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  
平改字爲赤松子初起改字爲魯班其後傳服此藥而  
得仙者數  
十人焉  
我願從之遊未去髮已白不知繁華子擾擾

何所迫崑山採瓊藥可以煉精魄

齊賢曰崑山崑崙山也

其十八

禎卿曰此篇諷時貴也

天津三月時千門桃與李朝爲斷腸花暮逐東流水

齊賢

曰言三月之朝人見桃李爛熳春心搖蕩感物傷情腸爲之斷至于日暮花已零落遊逐東流之水士贇曰天津按三輔記云秦始皇并天下都咸陽鴈門四達以制紫宮渭水貫都以象天河橫橋南渡以法牽牛即今所謂天津橋也前水復後水古今相續流新人非舊人年年橋

上遊雞鳴海色動謁帝羅公侯月落西上陽餘輝半城

樓

齊賢曰上陽宮在皇城西南南臨洛水西連穀水士贇曰海色日出之光

衣冠照雲日朝

下散皇州鞍馬如飛龍黃金絡馬頭行人皆辟易志氣

橫嵩丘

齊賢曰辟易開張而易其本處嵩丘即嵩山也

入門上高堂列鼎錯珍

羞香風引趙舞清管隨齊謳七十紫鴛鴦雙雙戲庭幽

齊賢曰西京雜記茂陵富人袁廣漢於北邙山下築園激水養紫鴛鴦

行樂爭晝夜自言

度千秋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

齊賢曰老子曰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蔡澤

曰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功臣不去禍至如此

黃犬空嘆息綠珠成釁讐

齊賢曰嶺

表錄異梁氏女今白州人有容貌石季倫以真珠二斛買之即綠珠也趙王倫專權孫秀使人求綠珠崇不與

秀矯詔收崇崇正當宴樓上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効死於官前因自投樓下而死士贇曰李

斯黃犬事見擬恨賦注禎卿曰黃犬何如鴟夷子散髮應前貴寵之言綠珠應前歌舞之言

棹扁舟禎卿曰鴟夷應前功成身退之言齊賢曰史記貨殖傳范蠡既雪會稽之恥乃乘扁舟浮於江

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鷗夷子皮之陶爲陶朱公富至巨  
萬師古曰自號鷗夷者言若盛酒之鷗夷多所容受而  
可卷懷與時張弛士贇曰大意蓋謂天津橋水閱人亦  
多矣富與貴者自謂可以長保而不知退安知其無李  
斯石崇之禍乎何如  
范蠡之勇退爲高也

### 其十九

頑卿曰此篇  
刺玄宗也

西嶽蓮花山迢迢見明星素手把芙蓉虛步躡太清

齊賢

曰蓮華山在華陰集仙傳明星玉女居華山  
服玉漿白日升天士贇曰爾雅華山爲西嶽

霓裳曳廣

帶飄拂昇天行邀我登雲臺高揖衛叔卿

齊賢曰廣記  
衛叔卿中山

人漢儀鳳二年八月武帝閒居殿上忽一人乘雲車駕  
白鹿從天而下年可三十許帝驚問曰我中山衛叔卿

帝曰中山乃朕臣叔卿默然不應忽不知所在恍恍與士贊曰華岳記雲臺觀中方丈上有山崛起

之去駕鴻凌紫冥

禎卿曰此設言也揖神仙凌紫冥明其潔身而去亂也

俯視洛

陽川茫茫走胡兵流血塗野草豺狼盡冠纓

士贊曰安史亂離之

際朝廷借回紇兵復兩京故曰茫茫走胡兵復用官爵賞功不分流品故曰豺狼盡冠纓也

其二十

禎卿曰此篇白欲謝親友而事遠遊也

昔我遊齊都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綠翠如芙蓉

齊賢

曰九域志華不注在濟南府舊爲齊州爾雅荷芙蕖郭璞曰別名芙蓉

蕭颯古仙人了知是

赤松借予一白鹿自挾兩青龍

齊賢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土教

神農能入火不燒常居西王母石室中周  
義真入龍嶠山見羨門子乘白鹿而行  
含笑凌倒景

欣然願相從

齊賢曰倒景烝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下也

泣與親友別欲語

再三咽勗君青松心努力保霜雪世路多險艱白日欺

紅顏分手各千里去去何時還在世復幾時倏如飄風

度空聞紫金經白首愁相誤

齊賢曰大藥證云紫金大丹若人服食自然不死撫

已忽自笑沉吟爲誰故名利徒煎熬安得閒余步終留

赤玉舄東上蓬萊路秦帝如我求蒼蒼但煙霧

士贇曰列仙傳

安期生留赤玉舄報秦始皇曰後數年求我於蓬萊山  
第一節謂從仙人以遠遊第二節謂別親友而鳴咽第

三節是泣別之際忽翻然自悟而笑曰沈吟泣別者爲誰故哉在世幾時不過爲名利煎熬耳末四句謂終當高舉但留遺跡於人間雖帝者求之且不可得豈更復爲親友之戀哉

其二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自傷之詞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

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

齊賢曰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

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泛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吞聲何足道歎息空

淒然



其二十二

禎卿曰此篇白感時思歸之詞也

秦水別隴首幽咽多悲聲胡馬顧朔雪蹀躞長嘶鳴

齊賢

曰三秦記隴坻在天水郡其坂九回登者七日乃越上有水四注下名隴頭水

感物動我心緬

然含歸情

齊賢曰緬思貌禎卿曰此興也言水別隴頭則幽咽而流馬思邊地則蹀躞而嘶況我之在

外感時物之變化能不緬然懷歸乎

昔視秋蛾飛今見春蠶生嫋嫋桑柘

葉萋萋柳垂榮

齊賢曰昔我在此見秋蛾之飛今既改歲春蠶生矣桑華如結柳條爭榮猶未

得急節謝流水羈心搖懸旌揮涕且復去惻愴何時平

齊賢曰謝去也謂時節之去如流水之急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搖如懸旌禎卿曰且復去言行尚未已也

其二十三

禎卿曰此篇言人當及時爲樂也

秋露白如玉團團下庭綠我行忽見之寒早悲歲促

齊賢

曰庭綠庭草也

人生鳥過目胡乃自結束景公一何愚牛山淚

相續

齊賢曰晏子春秋曰景公遊牛首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物苦不知足

得隴又望蜀人心若波瀾世路有屈曲三萬六千日夜

夜當秉燭

齊賢曰光武敕岑彭書曰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古詩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士

贊曰三萬六千日人生百年之光景也

其二十四

禎卿曰此篇譏時貴也

大車揚飛塵亭午暗阡陌中貴多黃金連雲開甲宅

齊賢

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中貴中都貴人也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

路逢鬪雞者冠蓋何

輝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

士贇曰按唐五行志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

尚之賢者或弄木雞

世無洗耳翁誰知堯與跖

齊賢曰琴操云堯大許由之志禪爲

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而洗耳莊子柳下季之弟名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

### 其二十五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

齊賢曰澆薄也管子曰士懷耿介之心不陰惡木之枝李廣贊

桃李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  
下自成蹊

無窮門

齊賢曰莊子黃帝見廣成子問曰敢問治身若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無視無聽抱神以靜

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黃帝再拜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彼物無窮而  
人皆以爲終彼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今夫百昌皆生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  
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士贊曰此篇謂世不  
知有道者之可尊是世喪道矣有道者見世如此遂亦  
無心用世焉非所謂道喪世者歟故曰交相喪也於是  
淳源爲澆風所散無復古道矣不採芳桂枝者以此有  
道者不見用反棲惡木根者以此不道者反見用焉所  
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者以此有道者見世不重道亦  
遂獨善其身而終身隱默焉耳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  
奔者謂有道者不用世而舉世遂無知道之人於是乎

澆風日扇淳源日散大運有興有沒而世之人膠膠擾擾汨汨於情慾聲利之中不過如昆蟲鳥獸之爭飛奔而已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者乃太白見得世道如此決意爲有道者之歸故托廣成子而言也

### 其二十六

顧卿曰此篇蕭說是也

碧荷生幽泉朝日艷且鮮秋花冒綠水密葉羅青煙秀色空絕世馨香竟誰傳坐看飛霜滿凋此紅芳年結根

未得所願託華池邊

齊賢曰史記崑崙山上有華池士贇曰此篇荷與華池比也謂君子

有絕世之行處於僻野而不爲世所知常恐老之將至而所抱不見於所用安得託身於朝廷之上而用世哉是亦太白自傷之意也歟

其二十七

禎卿曰此篇與上同意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

齊賢曰古詩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

眉目艷

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

琴清晨起長嘆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齊賢曰秦王女乘鸞向烟霧

其二十八

禎卿曰此篇亦慕仙之詞也

容顏若飛電時景如飄風草綠霜已白日西月復東

禎卿

曰此二句言方春而秋條日而夜

華鬢不耐秋颯然成衰蓬古來賢聖

人一一誰成功君子變猿鶴小人爲沙蟲

齊賢曰抱朴子曰周穆王

南征久而不歸一軍皆化君子爲猿鶴小人爲蟲沙禎  
卿曰言君子小人皆莫逃於陰陽變化之中誰成功言  
未有能仙不及廣成子乘雲駕輕鴻  
舉者也

### 其二十九

禎卿曰此篇白厭世  
亂而思去之詞也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

齊賢曰三代之季分爲戰國  
韓魏燕趙齊楚秦號爲七雄

王風何怨怨世道終紛拏

齊賢曰王風王國之風黍離  
以下是也士贇曰詩大序亂

世之音至人洞玄象高舉凌紫霞仲尼欲浮海吾祖之流

怨以怒

沙齊賢曰至人至德之人至人洞知天數不與堯舜之  
運乃高舉遠引出風塵之表故孔子曰道不行乘桴

浮于海老子西出關以升崑崙士贇曰唐以老  
子爲祖太白乃興聖皇帝九世孫故稱吾祖  
聖賢共

淪沒臨岐胡咄嗟

其三十

禎卿曰此篇傷  
玄風之寂寥也

玄風變太古道喪無時還

齊賢曰玄素之風變乎太  
古道淪喪不可復還擾

擾季葉人鷄鳴趨四關

齊賢曰洛陽記云洛陽有四關  
東成皋南伊闕北孟津西函谷

士贇曰季葉末世也孟子雞鳴  
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

但識金馬門誰知蓬萊

山

齊賢曰史記宦者門旁  
有銅馬故謂金馬門

白首死羅綺笑歌無時閒綠

酒晒丹液青娥凋素顏

齊賢曰方言秦晉  
間美貌謂之娥

大儒揮金椎

琢之詩禮間蒼蒼三珠樹冥目焉能攀

齊賢曰淮南子  
凡海外三十六



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有玉樹在赤水之上崑崙華丘  
在其東南方禎卿曰白言太古尚玄今其風變矣風變  
則道喪矣何時而能反本乎何也蓋以小人競趨於名  
利之途君子雕琢乎詩禮之術紛紜汨亂安能成清淨  
無爲之  
化哉

### 其三十一

禎卿曰此篇白惡世而思  
隱故自託於秦人之言也

鄭客西入關行行未能已白馬華山君相逢平原里璧

遺鎬池君明年祖龍死

齊賢曰史秦始皇紀三十六年  
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

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爲吾遺鎬池君因謂曰今年祖龍  
死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  
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祖  
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

壁秦人相謂曰吾屬可去矣一往桃花源千春隔流水

齊賢曰秦地之人知天下將亂乃相率避之入桃源中與斯世隔絕矣

其三十二

士贇曰此悲秋之詩也

蓐收肅金氣西陸弦海月

齊賢曰秋物摧蓐而可收也歷書晦朔弦望初八日上弦

二十三日下弦士贇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涼風至寒蟬鳴盛德在金秋蟬號階軒感

物憂不歇良辰竟何許大運有淪忽

顧卿曰良辰建功策名之時也大運

天運也淪忽暮也

天寒悲風生夜久衆星沒惻惻不忍言哀歌

建明發

其三十三

禎卿曰此假莊生之言以自況也

北溟有巨魚身長數千里仰噴三山雪橫吞百川水

齊賢

曰三山蓬萊方丈瀛洲

憑陵隨海運燁赫因風起吾觀摩天飛九萬

方未已

其三十四

禎卿曰蕭說是也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

齊賢曰說文檄以木簡爲書長二尺以徵召魏武奏事曰

若有急則揮以雞羽謂之羽檄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注以符代古者珪璋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禎卿曰喧呼救邊急羣鳥皆夜鳴

士贇曰此言一

專城郡國守吏也

時之喧呼驚擾栖鳥亦不  
得以安其巢至於夜鳴也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

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齊賢曰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王侯得一以爲天下

貞借問此何爲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齊賢曰地志瀘水出牂牁郡句町縣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士贇曰按唐史雲南即南詔也本烏

蠻別種高宗時遣使入朝開元時冊爲雲南王遣子閣羅鳳入贇後閣羅鳳亡去帝欲討之國忠薦鮮于仲通

爲蜀郡長史率兵六萬人討之戰瀘川舉軍沒國忠素德仲通匿其敗更叙戰功仲通者蜀郡大豪也怯

卒非戰士矣方難遠行

士贇曰按唐兵志天寶以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士皆失拊循折

衝諸府至無兵可交六軍宿衛皆市人不能受甲矣方者南荒炎蒸之地也

長號別嚴親日

月慘光晶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  
餌奔鯨干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

苗平

齊賢曰尚書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士贊曰此詩蓋討雲南時作也首四句即見徵兵時景象

而言五句至八句是設難謂當此君明臣良天清地寧  
海內澹然四郊無警之時而忽有此舉果何爲哉九句  
至十二句乃白問之於人始知徵兵者討雲南質子亡  
去之罪也十三句至二十二句乃白逆知當時所調之  
兵不堪受甲如以困獸當虎窮魚餌鯨吾見師之出而  
不見師之入也末二句則比南詔爲有苗而深嘆當國  
之大臣不能如益之贊禹禹之佐舜敷  
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軍殺將之恥也

### 其三十五

禎卿曰蕭  
說是也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隣壽陵失本步笑殺邯鄲人

齊賢

曰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趙陸德明曰蹙頞曰曠士贇曰西漢書壽陵餘子學步於邯鄲失其故步匍匐而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真  
齊賢曰論語子曰吾黨之

所以裁之揚子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棘刺造沐猴三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爲也

年費精神

齊賢曰韓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

曰吾試觀客爲棘刺之母猴衛人曰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中不飲酒食肉雨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  
見燕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其母猴  
功成無所用楚

楚且華身

齊賢曰莊子朱泚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用其巧毛詩衣裳楚楚

楚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齊賢曰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爲寡人爲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之矣士贇曰此篇蓋譏世之作詩賦者不過藉此以取科第干祿位而已何益於世教哉太白嘗論詩曰將復古道非我而誰雅頌之作太白自負者如此然安得雅頌之人識之如郢人之質能當匠石之運斤耶

其三十六

禎卿曰此白自傷才不遇世思遠舉以全身也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

齊賢

曰卞和得玉璞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楚武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右足武王沒獻之文王王示玉人曰石也則其左足成王即位抱其璞哭於郊王使人攻之果得寶玉士贇曰墨子曰和氏之璧所謂良寶

直木

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滿天所損沈冥道爲羣

齊賢曰莊子大

公任曰直木先伐甘井先竭龔勝卒有一老父來弔曰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尚書滿招損

東海汎

碧水西闕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齊賢曰魯仲連見新

垣衍曰秦即肆然而爲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東海有碧水士贇曰老子生於殷時爲周柱下史

其三十七

士贇曰白此詩其作於高力士諸毀之後明皇放黜之時乎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齊賢

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衍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齊寡婦庶賤之女也無子不嫁事姑

謹敬姑無男有女利母財令母嫁寡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寡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天爲作雷電下擊景

公之臺毀景

公之支體精誠有所感造化爲悲傷

士贊曰此言風霜雷電皆造化

之所爲也精誠之所感造化者亦爲悲傷故示警焉

而我竟何辜遠身金殿傍浮

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孤芳

齊賢曰應

德璉詩簡珠墮沙石注沙石喻小人孤芳蘭也

古來共嘆息流淚空霑裳

### 其三十八

禎卿曰此亦太白自傷之詞也

孤蘭生幽園衆草共蕪沒雖照陽春暉復悲高秋月飛

霜早浙瀝綠艷恐休歇若無清風吹香氣爲誰發

士贊曰此

詩首兩句喻君子在野未能自拔於衆人之中三句至六句喻雖蒙主知而小人之讒譖者已至末句則謂若非在位之人引類拔萃而薦用之則雖有德馨亦何以自見哉

其三十九

禎卿曰蕭說是也

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白日掩徂輝浮雲無定端梧桐

巢燕雀枳棘棲鴛鸞

齊賢曰梧桐本鳳凰所棲今燕雀巢之枳棘燕雀所安今爲鸞棲之

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

士贊曰此篇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者以喻高見遠識之

士知時世之昏亂也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者以喻陰小用事而殺氣之盛也榮華東流水萬事皆波瀾者謂遭時如此所謂榮華者如水之逝萬事之無常亦猶波瀾之無有底止也日君象浮雲姦臣也掩者蔽也徂輝者日落之光也以喻人君晚節爲姦臣蔽其明猶白日將落爲浮雲掩其輝也無定端者政令之無常也梧桐巢燕雀者喻小人在上位而得志也枳棘棲鴛鴦者喻君子在下位而失所也且復歸去來劔歌行路難者白意蓋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識時知幾之士當此之際惟有歸隱而已

又一本云登高望四海天地何漫漫霜被羣物秋風飄大荒寒殺氣落喬木浮雲蔽層巒孤鳳鳴天倪遺聲何

辛酸遊人悲舊國舞心亦盤桓倚劒歌所思曲終涕洟  
瀾

其四十

禎卿曰蕭說是也

鳳饑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雞刺蹙爭一食

齊賢

曰離騷注南方有鳥其名爲鳳天爲生樹名曰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爲實朝鳴崑丘

樹夕飲砥柱湍

齊賢曰鳳凰翔萬仞之上過崑崙飲砥柱山在河東縣東南居河中猶柱焉

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

齊賢

曰列仙傳周靈王太子名晉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三十年後乘白鶴在緱氏山

頭舉手謝時  
人數日去

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嘆

士贊曰此詩似太白自比之作

太白雖帝族非凡輩可儕然孤寒疎遠知章薦之方能致身金鑒蒙帝知遇可謂結交青雲端矣此恩未報臨別之時安能不感嘆哉

### 其四十一

士贊曰此亦遊仙篇

朝弄紫泥海夕披丹霞裳

齊賢曰廣記東方朔嘗出經年乃歸母曰汝經年一歸何

以慰我朔曰兒暫之紫泥海有紫水行衣仍過虞淵湔洗朝發中還何云經年

揮手折若木拂

此西日光

齊賢曰山海經南海之內有水名若木出焉又曰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若木

日所入處在崑崙西淮南子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注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華猶光也然

則若木 雲卧遊八極玉顏已千霜飄飄入無倪稽首祈  
有二

上皇

齊賢曰莊子天倪注倪際也

呼我遊太素玉杯賜瓊漿

齊賢曰列子太

素者質之始

一食歷萬歲何用還故鄉永隨長風去天外恣

飄揚

其四十二

禎卿曰蕭說近是大抵白志在疎逸不在祿位故有是言至謂供奉翰林

之時忽動江海之興則滯矣

搖裔雙白鷗鳴飛滄江流宜與海人狎豈伊雲鶴儔寄

形宿沙月汭芳戲春洲吾亦洗心者忘機從爾遊

齊賢曰列

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士贇曰此太白托興之詩也雲中之鶴以喻在位之人也海上之鷗以喻閑散之人也

### 其四十三

禎卿曰蕭說是也

周穆八荒意漢皇萬乘尊淫樂心不極雄豪安足論西

海宴王母北宮邀上元

齊賢曰列子周穆王駕八駿至赤水之陽升崑崙丘觀黃帝之

宮觴王母于瑤池之上廣記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九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帝跪問寒暄畢因呼帝坐遣侍女與上元夫人相聞云比不相見四千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真也曰是三天真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

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  
舍於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禎卿曰淫樂二句  
言人君好荒淫樂佚則雖  
其氣度超邁亦何足論哉  
瑶水聞遺歌玉杯竟空言靈

跡成蔓草徒悲千載魂

士贇曰漢文帝時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

曰闕上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瑶水聞遺歌穆王事見前句注此言二君雖遇王母上元夫人然亦卒不免於死是亦猶新垣平玉杯之空言耳後之求神仙者可不鑒諸當時明皇亦好神仙之事此詩蓋有所諷云耳

其四十四

禎卿曰此篇亦似太白被黜而作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栢枝

齊賢曰葳蕤盛貌

草木有所託歲寒



尚不移奈何天挑色坐嘆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

素絲

齊賢曰谷風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鄭箋曰葑菲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

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喻夫婦以禮義合顏色相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君子恩

已畢賤妾將何爲

士贊曰意謂玉顏未改雲鬢未衰而君子之恩情中道絕矣尚何言哉

其四十五

禎卿曰蕭說是也

八荒馳驚飈萬物盡凋落浮雲蔽顏陽洪波振大壑龍

鳳脫網罟飄飄將安託去去乘白駒空山詠場藿

齊賢曰龍

鳳喻君子網罟喻禍患謂君子幸脫禍患將安所棲託乎隱於空山詠場藿之詩而已詩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王氏曰言宣王之時賢者有不得志而去國人欲留之曰皎皎白駒食我場中之藿我當繫維而留之也士贇曰子按太白此詩前四句是指遭祿山之亂乘輿播遷天下驚擾五句至末句是太白惟難脫身羈囚無所依託也然時君卒不能用之惟有詠白駒之詩以自遣耳

其四十六

禎卿曰此詩交刺其君臣也

一百四十年國容何赫然隱隱五鳳樓峨峨橫三川

齊賢

曰自武德迄天寶十四載凡百四十年國體光明赫然熾盛貌三川鄜州地理志註華池水黑水洛水

王

侯象星月賓客如雲煙鬪雞金宮裏蹴踘瑤臺邊

齊賢曰踘

踘兵勢也所以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以講練之士贇曰鬪雞見前詩註鮑明遠詩集君瑤臺裏

舉

動搖白日指揮回青天當塗何翕忽失路長棄捐獨有

揚執戟閉關草太玄

齊賢曰曹植與揚脩書曰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士贇曰此篇

前六句意謂有唐得國之久如此國容之盛如此王侯賓客又如此所謂金宮瑤臺正當爲延賢之地今乃爲關雞蹴踘之場白日青天者以比其君關雞蹴踘明皇所好此等之人得志用事舉動指揮足以動搖主聽也  
禎卿曰當塗以後蕭說未善蓋言此輩得志之人據要路則氣馘揮霍而失路者則終於棄捐而不用也唯揚子雲則閉門著書以道自守不以得喪爲心

### 其四十七

禎卿曰此篇刺時也

桃花開東園含笑誇白日偶蒙東風榮生此艷陽質豈

無佳人色但恐花不實宛轉龍火飛零落早相失

齊賢曰漢

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大火故曰龍詎知南山松獨立

火龍火飛則秋氣鼎至花實零落矣

自蕭颺士贇曰謂士無實行偶然榮遇者則易至於棄捐孰若君子之有特操者獨立而不改其節哉

其四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秦皇按寶劍赫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駕滄津

齊賢

曰三齊要畧始皇作石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令盡起立巍巍東傾如相隨

行狀石去不連神輒鞭之石皆流血

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

齊賢曰始皇三十二

年發兵三十萬北擊胡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壻賈人畧取陸梁地爲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注

五十萬人守五嶺士贇曰秦皇於海中作石橋或云非  
人巧所建海神爲之豎柱始皇感其惠乃通敬於神求  
與相見神曰我形醜約莫圖我形始皇乃從石橋入三  
十里與神相見帝左右有巧者潛以脚畫神形神怒曰  
帝負約可速去始皇即轉馬  
前脚猶立後脚隨奔僅登岸但求蓬島藥豈思農鴈春  
力盡功不贍千載爲悲辛  
齊賢曰始皇三十年之碣石  
使韓衆侯公石生求仙人不  
死之藥詳見前詩注左傳九鴈爲農正注曰扈有九種  
也春扈鴈鷗夏扈鷗竊玄秋扈鷗藍冬扈鷗黃棘扈鷗丹  
行扈鷗鷗宵扈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鷗  
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爾雅鷗字作鷗士贇曰此  
詩於時亦有所  
諷借秦爲喻云

### 其四十九

士贇曰此太白遭  
讒擯逐後之詩也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

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

齊賢曰三秦記未央宮一名紫微宮

歸去瀟湘沚

沉吟何足悲

其五十

禎卿曰此篇譏世人之不辨美惡也

宋國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哂趙王璧趙

璧無緇磷燕石非貞真

齊賢曰關子曰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爲大寶

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齊七日端冕元服以發寶革匱十重巾十襲客見俛首掩口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與瓦甃不殊主人大怒曰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五

城易壁論語磨而不磷涅而不緇

流俗多錯誤豈知玉與珉

齊賢曰禮記貴玉而

珉賤

### 其五十一

復卿曰蕭說是也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菜蔬盈高門比

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婉孌女嬃空嬋媛彭咸

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齊賢曰淮南子本經訓曰夷羊在牧許慎注夷羊土神商之將亡見

于高郊牧野之地離騷云蕢蕢施以盈室芳判獨離而不服注蕢蕢藜也蕢王蜀也蕢泉耳也三物皆惡草

以比讒諸盈室喻滿朝也莊子孔子曰幾不免虎口離騷經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注曰女嬃屈原姊

嬋媛猶牽引也補曰說文頽女子也音須士贊曰史殷本紀曰紂愈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可不以死爭迺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史屈原者名平爲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因讒之王怒而疎屈原頃襄王立復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江濱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此詩比興之詩也其作於貶責張九齡之時乎殷后楚懷比時之昏君也夷羊滿中野謂國將亡而妖孽作也菴菴盈高門喻小人在朝而據高位也比干屈平之竄死喻當時之忠臣諍士以直道而貶責者也虎口何婉孌者詩人興嘆之辭曰忠諫之士寧喪身而不悔視死如歸者果何所爲而然哉亦欲其君改行而國賴以安耳世人悲其以諫亡身如女嬋之詈予者徒多誰能如彭咸之先後合德而可與論心者歟太白此詩哀思怨怒有感於時事而



作風刺諷諫之  
體兼盡之矣

其五十二

禎卿曰此篇  
白自傷也

青春流驚湍朱明驟回薄

齊賢曰夏  
爲朱明

不忍看秋蓬飄揚

竟何托光風滅蘭蕙白露洒葵藿

齊賢曰宋玉招魂注光  
風謂雨已日出而風草

有光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士贇曰美人況時君也  
時不我用老將至矣懷

才而見棄於  
世能不悲夫

其五十三

禎卿曰蕭  
說是也

戰國何紛紛兵戈亂浮雲趙倚兩虎鬪晉爲六卿分姦

臣欲竊位樹黨自相羣果然田成子一旦殺齊君

齊賢曰春

秋之後號爲戰國史記趙與秦會澠池秦王酒酣使趙王鼓瑟蘭相如前曰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以頸血濺大王王不懌爲一擊珥罷歸拜相如上卿位廉頗之右頗宣言辱之相如望見頗引車避舍人羞辭去相如止之曰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士賈曰晉六卿者范氏中行氏智氏魏氏趙氏韓氏史晉世家曰晉昭公卒六卿彊公室卑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爲十縣各令其子爲大夫晉益弱六卿皆大其族後范中行智伯相繼亡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齊世家曰初簡公即位闕止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御鞅言曰闕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田氏方睦田豹爲子我臣幸於子我

子我欲盡逐田氏豹遂以告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  
子行舍於公宮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子我  
在幄出迎之遂入閉門宦者禦之子行殺宦者公與婦  
人飲酒于檀臺成子遷諸寢子我出田氏追殺之郭闕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公曰余蚤從御執言不及此  
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太白此詩其作於天寶間乎  
時上自東都還從容謂高力士曰朕欲高居無爲悉以  
政事委林甫如何對曰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成  
誰敢議之者上不悅豈太白時亦微聞其事位卑分疎  
欲諫不可故作是詩引古喻今以諷其上歟太白愛君  
憂國之意亦可尚矣

### 其五十四

禎卿曰此  
篇哀時也

倚劍登高臺悠悠送春日蒼榛蔽層丘瓊草隱深谷  
賢齊

曰榛木叢也

鳳鳥鳴四海欲集無珍木鸞斯得所居蒿下盈

萬族

齊賢曰毛萇詩傳鸞斯鴨居鴨居雅鳥也鸞音預

晉風日已頽窮途方慟

哭

士贇曰首兩句乃居高見遠之意也三句四句比小人據高位而君子在野也五句至八句蓋謂當時君

子亦有用世之意而在朝無君子以安之反不如小人之得位呼儔引類至於萬族之多也末句借晉爲喻謂如此則君子道消風俗頽靡居然可知若阮籍之途窮然後慟哭母乃見事之晚乎禎卿曰窮途慟哭蕭解未善言風既頽矣途既窮矣方可慟哭而已

其五十五

禎卿曰此篇譏人之好色而不好仙術也

齊瑟彈東吟秦絃弄西音慷慨動顏魄使人成荒淫彼

美佞邪子婉孌來相尋一笑雙白壁再歌千黃金珍色  
不貴道詎惜飛光沈安識紫霞客瑤臺鳴素琴

其五十六

禎卿曰此篇白  
自傷被黜也

越客採明珠提攜出南隅

士贇曰越在南  
地故曰南隅

清輝照海月

美價傾皇都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

齊賢曰鄒陽書  
曰明月之珠以

暗投人則人莫  
不按劍相眄

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其五十七

禎卿曰蕭  
說是也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願

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

士贇曰韓子曰鳥有周周者首重而尾屈將欲飲於河則必顛

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饑不足者不可以不愛其羽也阮籍詩寒風吹四壁寒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蜚蜚

亦念飛者莫我顧嘆息將安歸士贇曰此詩之意以鳥爲喻言小大各有所依

猶周周之無力者依有力者銜羽而飲今有力者飛而不顧唯有嘆息而已猶言在野之賢望在位之賢汲引同類以就君祿而在位者卒無進賢之心有志而不能自援者茫無所歸惟有嘆息而已

其五十八

禎卿曰蕭說是也

我到巫山渚尋古登陽臺

齊賢曰九域志夔州巫山縣距州東北七十五里有大仙

廟即巫山行女祠夔州有古宮襄王所游地襄陽耆舊傳云赤帝姚姬未行而卒塋於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

女宋玉高唐賦序曰楚襄王與玉游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曰此何氣也曰所謂朝雲者先王嘗遊高唐夢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爲高唐之客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暮視之如言故爲立廟曰朝雲高唐賦曰秋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震雲無處所

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神女去已久襄王安在

哉荒淫竟淪替樵牧徒悲哀

士贇曰桓譚新論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竊悲

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孤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行人見之悽愴孟嘗君之尊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喟然歎息淚下衣襟此篇是太白過巫山懷古而作天空綵雲滅地遠清風來者謂無神女薦寢事也末四句謂時異事殊若襄王之荒淫者竟已淪替徒興樵牧之悲哀而已

其五十九

惻惻泣路岐哀哀悲素絲路歧有南北素絲易變移

齊賢

曰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萬事

固如此人生無定期田竇相傾奪賓客互盈虧世途多

翻覆交道方嶮巇

士贇曰田竇者竇嬰田蚡也按漢書曰竇嬰孝文皇后從兄子也喜賓客

田蚡孝景皇后母弟也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欲以傾諸將相蚡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吏趨勢力者皆去嬰而歸蚡六年竇太后崩因與蚡爭灌夫事太后怒後嬰灌皆論棄市春蚡疾竟死斗酒強

然諾寸心終自疑張陳竟火滅蕭朱亦星離

齊賢曰張耳陳餘爲



刎頸之交班固贊曰耳餘始居約時相然信死及據國  
爭權卒相滅亡蕭育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故長  
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士贊曰  
蕭育傳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曰火滅星離也衆

鳥集榮柯窮魚守枯池嗟嗟失懽客勤問何所規

士贊曰此

詩譏市道交者必當時有所爲而作太白罹難之餘友  
朋之交道其不能始終如一而奔趨權門者諒亦多矣  
徒有一類失懽之客勤問勞亦何所規益乎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二

謹案卷一第二頁前五行齊諧者志怪者也案莊  
子此二語起下一段不連上段此誤衍

第四頁前五行不曠蕩而縱適何拘攣而守常刊  
本脫此二句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八頁前四行循探之即亡矣刊本亡訛之據文  
選江賦注引韓詩內傳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幸汝以成名刊本幸訛梓據呂  
氏春秋改

金定四庫全書  
第十五頁後一行史記封禪書刊本封禪訛天官據

史記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園宮垣為複道刊本垣訛舊據  
史記封禪書改

第十七頁後五行灑太和按唐文粹及賦彙洒俱  
作酌

第二十頁後七行粵若皇唐之契天地而龍氣母

兮刊本契訛摯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四頁前四行白馬出吳閭門刊本吳閭訛  
作吳吳據唐類函改

第二十四頁後五行行彪號以鶚睨今刊本脫行  
字據文苑英華及唐文粹增

第二十五頁後五行夫何神讐鬼慄之駭人也刊  
本讐訛扶慄訛標據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稍鶴鵠刊本鵠訛鵠又殫地  
廬空神居刊本殫訛殫空訛與據文苑英華及

唐文粹改

第二十七頁後五行禮斗威儀刊本威訛域據後  
漢書方術傳注改

第二十九頁後七行豈不與乎七十二帝刊本脫  
不字據文苑英華增

第三十頁前一行故往見之曰刊本脫曰字據莊  
子在宥篇增又張若詔朋前馬刊本詔訛諸據  
莊子徐無鬼篇改

第三十頁前六行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刊本牧  
訛教據莊子徐無鬼篇改

第三十頁前八行遊乎赤水之北刊本北訛塢據  
莊子天地篇改

第三十頁後一行乃使象罔刊本象罔訛罔象據  
莊子天地篇改

卷二第三頁後六行隱宮徒刑者刊本徒刑訛刑  
徒據史記改

第四頁前五行見巨魚刊本巨訛目據史記改

第十頁前六行年貌豈長在按全唐詩年貌作顏

色

第二十六頁前二行一揮成風斤刊本風訛釜據

全唐詩改

第二十七頁前三行令母嫁寡婦刊本寡訛夫今  
改

第三十一頁前二行鄭箋曰刊本鄭箋訛惡炎檢



別本作孫炎俱誤據毛詩注疏改正

第三十一頁前三行不可以根惡時刊本脫可字  
以下衍其字又夫婦以禮義合刊本脫禮字據  
毛詩鄭箋增刪

第三十三頁前五行春扈鵠鵠刊本鵠訛鵠據昭  
公十七年左傳注及爾雅改



總校官候補中書臣吳紹澂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何均

謄錄監生臣陳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常循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千六百四十五

集部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卷三

宋 楊齊賢 集註

元 蕭士贇 補註

古樂府

遠別離

士贇曰樂府遠別離者別離十九曲之一也

遠別離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瀟湘之浦海

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

士贇曰博物志舜南巡不返葬於蒼梧之

野堯二女娥皇女英追之不及至洞庭之山淚下染竹  
即斑妃死為湘水神廟在潭州湘陰縣北八十里瀟湘  
之尾洞庭之口此意謂離  
恨之苦與海水俱深也 日慘慘兮雲冥冥猩猩啼烟

兮鬼嘯雨我縱言之將何補

齊賢曰慘慘無光冥冥暗貌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

人面能言語聲如小兒啼啼呼也

皇穹竊恐不照余之忠誠雲憑憑兮

欲吼怒

齊賢曰皇穹天也憑盛也

堯舜當之亦禪禹君失臣兮龍為

魚權歸臣兮鼠變虎或言堯幽囚舜野死

士贊曰故堯城在濮州鄆

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  
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後偃塞丹  
朱使不與父相見也舜典注曰舜即位五十  
年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 九疑聯綿

皆相似重瞳孤墳竟何是

齊賢曰九疑山半在蒼梧半在零陵其下九峯形勢相似

故曰九疑山士贊曰後漢地理志零陵郡營道南九疑山舜之所葬淮南子曰堯眉八彩舜重瞳子

帝子

泣兮綠雲閒隨風波兮去無還慟哭兮遠望見蒼梧之

深山

士贊曰帝子即娥皇女英也

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

滅

齊賢曰湘水出靜江府興安縣陽海山按晉志興安隸蒼梧郡在唐為桂州理定縣至德二載更名

湘水自陽海下全州下蒸州與瀟水合又下衡州與蒸水合趨潭州以入于洞庭士贊曰此詩大意謂無借人

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失其權則雖聖哲不能保其社稷妻子焉其禍有必至之勢也然則此詩之作其在於天寶之末乎太白此時熱識時病欲言則懼禍及已不得已而形之詩章聊以致其愛君憂國之志而已所

謂皇英之事特借之以引喻發興而曰日曰皇穹者所以此其君而雲則其臣也詩曰日慘慘兮雲冥冥者喻君昏於上而權臣障蔽於下也猩猩啼烟鬼嘯雨者極小人之形容而政亂之甚也我縱言之將何補者太白感歎之辭謂時事如此矣我縱言之誠恐君不以為忠而適以取憎於權臣也夫如是則又將何補哉堯舜當之亦禪禹而下數句乃是太白所欲言之事謂權歸於臣其禍必至於此所引竹書事特起興耳末句曰蒼梧山崩湘水絕竹上之淚乃可滅者白意若曰事若至此是抱萬古之恨與山水而無窮也詩意切直著明流出胃臆非識時憂世之士懷愛君忠國之心者孰能與於此使時有採詩之官而君之一悟俗之一改則安史之亂可消揣遷幽居之禍不作豈曰小補之哉

# 公無渡河

士贇曰琴操九引有箜篌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箜篌謠乃朝鮮津卒霍



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子高晨起刺船見一白首  
狂夫披髮攜壺亂流而渡其妻隨呼止之不及  
遂溺死妻乃援箜篌而鼓之歌曰公無渡河公  
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聲音悽愴曲終亦  
投河而死子高還以其聲語麗玉麗玉傷之乃  
引箜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太白此詩亦祖  
此意耳

# 黃河西來決崑崙咆哮萬里觸龍門

齊賢曰淮南子桑欽酈元諸書皆曰

河出崑崙墟色白潛流地中受衆渾濁故色黃河自積  
石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東過隴西河關縣與洮水合  
又東過金城允吾縣北又東流經天水安定北地朔方  
郡東轉渠搜縣北南流過五原郡南東過雲中郡南過  
定襄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西然後  
至龍門自積石至龍門三千餘里  
波滔天堯咨嗟大

禹理百川兒啼不窺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蠶麻其害

乃去茫然風沙

士贊曰書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

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又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注啟禹子也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啟泣聲不暇顧卒以大治水之功

被髮之叟狂而癡清晨

臨流欲奚為旁人不惜妻止之公無渡河苦渡之虎可

搏河難馮公果溺死流海湄有長鯨白齒若雪山公乎

公乎掛罥於其間箠篲所悲竟不還

士贊曰此篇大意謂洪水滔天天下民

昏墊天之作孽不可逭也地平天成上下相安之時乃無故馮河而死是則非所謂自作孽者歟亦可哀而不

足恤也已故詩曰旁人不惜妻止之也是亦諷  
止當時不靖之人自投憲網者借此為喻云耳

### 蜀道難

士贇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蜀道難因知亦古樂府名

也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

齊賢曰廣記太白嘗為蜀

道難難於上青天以刺嚴武後陸暢復為蜀道蠶叢及  
易易於履平地以佞韋臯臯大喜賜羅八百匹

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

齊賢曰成都記蠶叢之後有柏灌柏灌之後有魚鳧皆  
蠶叢之子魚鳧治導江縣嘗獵湔山得道乘虎而去杜  
宇遂繼魚鳧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侯惠王  
二十七年使張儀築都城後置蜀郡以李冰為守冰穿

兩江為人開田百姓享其利蜀人始通中國

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

眉巔

齊賢曰南中志交趾郡治龍編自興古鳥道四百

里士贊曰太白山在洋州真符縣四百五十里山

面隸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峨眉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

峨眉記云其山周匝千里有石龕百一十二大洞十二

小洞二十八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

南北有臺士贊曰昔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

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

秦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郡國

志褒城縣北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

谷兩谷高峻褒水所流昔張良送高皇帝至褒中說燒

棧道即此地入斜谷路至鳳州界百五十里有棧道二

千九百八十九間板閣

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

波逆折之回川

士贇曰圖經高標山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巋然高峙萬象在前

黃

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

齊賢曰猿猱輕捷之獸士贇曰南中

志云朱提縣西南二里有棠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黃鶴飛之至高者猿猱最便捷者尚

不得度則其為險絕可知

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

齊賢曰九折坂在漢

屬巖道縣邛萊山此特言青泥之路縈紆百步而九折耳士贇曰輿地廣記青泥嶺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

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行者多逢泥淖巖阻峻迴曲九折乃至山上

捫參歷井仰脅息以

手撫膺坐長嘆

齊賢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有井絡謂岷山之精上為天之井星也士

贇曰捫摸也地理志禹貢梁州之域秦地鶉首之次天官東井輿鬼之分野入參一度古蜀國也脅歛也屏氣

而問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

齊賢曰自秦入蜀曰西遊

但見

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

山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

齊賢曰蜀記曰昔有

人姓杜名宇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宇化為子規子規鳥名也蜀人間子規鳴皆曰望帝也

連峯

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

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

齊賢曰砢水擊巖之聲砢普水切士贊曰砢擊也

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

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

齊賢曰鄜道元水經註小劒去大劒

三千里連山絕險飛閣相通故謂之劔閣張孟陽劔閣銘曰劔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人荷戟百夫趙趙形勝之地匪親勿居士贊曰  
崢嶸高貌爾雅石載土謂之崔嵬 朝避猛虎夕避長

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士贊曰圖

經成都郡 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賢齊

名錦城

曰太平廣記云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賀知章聞其名者訪之既奇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示之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士贊曰按唐史哥舒翰兵敗潼關不守楊國忠首倡幸蜀之策當時臣庶皆非之馬嵬父老遮道諫曰宮闕陛下家居陵寢陛下墳墓今舍此欲何之又告太子曰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中原百姓誰為主建寧王侯亦曰今殿下從至尊入蜀若賊兵燒絕棧道則中原之地拱手授賊既上至扶風士卒潛懷

去就徃徃流言不避此至成都從官及六軍至者千三百人而已太白此時蓋亦深知幸蜀之非計欲言則不在其位不言則愛君憂國之情不能自己故作是詩以達意也詩曰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極路險難之形容言當時欲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如上天之難也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者言叢爾之蜀僻在一隅自古聲教所不暨雖秦塞之近且不相通非可為中國帝王之都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者言五丁未開道之前惟長安正西太白山僅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之巔非人迹所可往來也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鈎連者言五丁既開道之後梯棧相連始與秦通今馬安處於蜀設若燒絕棧道則中原道斷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者言其險上際于天下極于地也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者言鳥獸猶憚其出入人可知也青泥何盤



盤百步九折縈巖巒者歷言蜀道險難之所也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歎者蓋參與井為蜀分野捫參歷井言環蜀之境道里險難所在皆然令人脅斂屏氣而息惟有撫膺長歎而已也問君西遊何時還者君字非泛然而言猶杜子美北征詩恐君有遺失及君誠中興主之義所謂君者明皇也西遊者西幸也何時還者言既幸蜀矣何時可還而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巖巖不可攀者此兩句乃太白興歎發問之辭言君既幸蜀矣何時可還而畏途如此忠臣義士雖欲從君於難道路險阻不可以猝然攀附也史曰上至成都從官六軍僅千三百人此其驗矣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者言朝夕之間空山叢林惟有禽鳥飛鳴則人迹之稀少從可知也復申之曰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者言其險之極一言之不足再言之也使人聽此凋朱顏者此乃太白自述聞涉險之時欲攀從而不可徒感傷於心而形諸顏色也連

峯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  
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如此者備言蜀道險難之狀也  
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者嗟字乃發歎之音遠道  
之人以喻踈遠之臣言蜀道之險如此若白之踈遠者  
雖欲從君於難胡為而能來也劒閣崢嶸而崔嵬一夫  
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為狼與豺者言贊帝幸  
蜀者不過謂有劒閣之險而已然太白私憂過計謂險  
則險矣守關者任非其人如豺狼之反噬是未可知此  
則尤可憂也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如麻  
者言蜀與羌夷雜處如虎如蛇朝夕皆當避之或者變  
生肘腋是又可憂之大者也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  
言蜀都之樂不如早還中國之樂也復申之曰蜀道之  
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者再言之不足故三  
言之反覆再三謂從君于難者至蜀之難真如上天之  
難矣夫如是則白也側身無所西望吾君惟有長嘆  
咨嗟以致吾瞻戀之意云耳吁詩意亦微而顯者歟

梁甫吟

士贊曰按王僧虔技錄相和歌楚調五曲內有梁甫吟行意始於諸葛亮後唯

太白繼之耳

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

齊賢曰兗州有梁甫城諸葛亮嘗登鄧州獨樂山作梁父

吟

君不見朝歌屠叟辭棘津八十西來釣渭濱寧羞白

髮照清水逢時吐氣思經綸廣張三千六百釣風期暗

與文王親大賢虎變愚不測當年頗似尋常人

齊賢曰朝歌在

南州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士贊曰棘津在廣川縣北有棘津亭呂尚所困處也司馬遷云呂望東海上人也老而無遇以釣于周文王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則屠牛朝歌行年八十釣于渭濱行年九十身為帝師三千

六百釣指太公八十釣於渭十年間事也十年三千六百日每日而釣故曰三千六百釣至九十乃遇文王是十年君不見高陽酒徒起草中長揖山東隆準公入門矣

不拜騁雄辯兩女輟洗來趨風東下齊城七十二指揮楚

漢如旋蓬狂客落魄尚如此何況壯士當羣雄

齊賢曰酈食其

高陽人里中人謂沛公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非狂騎士言沛公至高陽傳舍使人召生生入謁沛公方倨牀使兩女子洗足生長揖不拜曰公誅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攝衣延坐高祖隆準而龍顏漢書酈生馮軾下齊七十餘城食其家貧落魄落魄失業無次也我欲攀

龍見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

笑開電光倏燦晦冥起風雨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

關閭者怒

齊賢曰天門凡有九重閭闔天門

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

事憂天傾

齊賢曰列子杞國人憂天崩墜身無所寄廢於飲食

狌猱磨牙競入肉

騶虞不折生草莖手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

智者可卷愚者豪世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

齊相殺之費二桃

士贇曰齊相晏嬰二桃殺三士

吳楚弄兵無劇孟亞

夫咤爾為徒勞

齊賢曰漢書周亞夫乘傳至洛陽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

其無能為也士贇曰咤說文嗤笑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咤

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

劒神物合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岿當安之賢

曰屠釣呂尚也士贇曰峴岿不安貌此篇意思轉摺甚多蓋太白借此以言志也長嘯梁甫吟何時見陽春是嘆三士之不可復生亦以喻有志之士何時而遇主也君不見兩段乃太白聊自慰解之辭謂太公之老食其之狂當時視為尋常落魄之人後猶遇合如此則為士者終有遇合之時也我欲攀龍見明主乃太白於時事有所見而欲告於其君也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壺多玉女三時大笑開電光倏爍晦冥起風雨以喻權姦女謁用事而政令無常也閭闔九門不可通以額扣關閭者怒以喻言路壅塞下情不得以上達而言者往往獲罪於權近也白日不照吾精誠杞國無事憂天傾者乃太白灼見當時貴妃國忠林甫祿山竊弄權柄等事禍已胎而未形欲諫則言無證而不信倘使其君不鑒吾之誠則正所謂杞人憂天之類耳猥獶磨牙競人肉

騶虞不折生草莖此乃深嘆當時小人在位為政害民  
有如猓猓磨牙競食人肉使有道之朝則當仁如騶虞  
雖生草不履况肯以人肉為食哉况肯輕殺一士哉手  
接飛猱搏彫虎側足焦原未言苦智者可卷愚者豪世  
人見我輕鴻毛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白  
意蓋謂使當有道之朝得君而佐之為國出力利姦擊  
邪不憚勤勞如接搏猱虎雖側足焦原未足言苦耳今  
時事如此則惟當卷其智而為愚乃為人豪世不我知  
謂為真愚而輕我如鴻毛然白亦卒不改行者亦思古  
來三壯士之功力如此一忤齊相用計殺之特費二桃  
殊不勞力白也倘不卷其智而懷之適足使權近得以  
甘心焉耳又何補哉吳楚弄兵無劇孟亞夫咤爾為徒  
勞者此又白深自慰解之辭謂當國者終須得人為用  
必有遇合之時也梁甫吟聲正悲張公兩龍劍神物合  
有時風雲感會起屠釣大人峴岫當安之者此乃申言  
有志之士終當如太公食其之感會風雲猶神劍之會

合有時也則夫大人君子遭時屯否  
峴岼不安者且當安時以俟命可也

烏夜啼

士贇曰烏夜啼者清商曲也其辭始於  
宋臨川王義慶所作宋元嘉中徙彭城

王義康於豫章郡義慶時為江州相見而哭文  
帝聞而怪之召還宅義慶大懼妓妾聞烏夜啼  
叩齋閣云明日應有赦及旦改南兗州刺史  
因作此歌太白此詩亦祖此意詞不同耳

黃雲城邊烏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

齊賢曰啞笑聲

機中織錦

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窻語停梭悵然憶遠人獨宿孤房

淚如雨

烏棲曲

士贇曰樂錄烏棲曲者  
鳥獸三十一曲之一也



姑蘇臺上烏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

齊賢曰賀知章見太白烏棲曲嘆賞

曰此詩可以泣鬼神

吳歌楚舞歡未畢青山欲銜半邊日銀箭金

壺漏水多起看秋月墜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

士贊曰此詩雖

只樂府然深得國風刺詩之體盛言其美而不美者自見觀者其毋忽諸

戰城南

士贊曰戰城南者漢短簫簫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此作指當時之事而言

也

去年戰桑乾源今年戰葱河道

齊賢曰代郡桑乾縣言與突厥戰後漢書注葱

嶺山名其山生葱故名士贊曰唐書王忠嗣傳天寶元年北討奚契丹戰桑乾河三遇三克李嗣業傳初討勃

律通道 洗兵條支海上波放馬天山雪中草

士贇曰漢書條支國

葱嶺 臨西海祈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祈連

萬里長征戰三軍盡衰老匈奴

以殺戮為耕作古來唯見白骨黃沙田秦家築城避胡

處漢家還有烽火然烽火然不息征戰無已時

齊賢曰邊方備

警作土臺臺上作桔槔頭上有薨苓以薪草置其中有寇即然火舉之以相告曰烽火多積薪寇至則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

舉烽火廣雅曰薨苓龍也

野戰格鬪死敗馬號鳴向天

悲鳥鳶啄人腸銜飛上掛枯樹枝士卒塗草莽將軍空

爾為乃知兵者是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士贇曰開元天寶中

上好邊功征伐無時  
此詩蓋有所諷者也

將進酒

士贊曰將進酒者漢短簫鏡歌二十二曲之一也太白填之以伸已之意耳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迴

士贊曰山海經河源

出崑崙之上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

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

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

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側耳

聽齊賢曰杜工部詩多與岑參唱和岑夫子必此人也丹丘生即元丹丘

鐘鼓饌玉不足

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  
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謔譔主人何為言少

錢徑須沽取對君酌

齊賢曰曹子建封陳王為名都篇曰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

觀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齊賢曰史記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士贇曰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此篇雖似任達放浪然太白素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亦自慰解之詞耳

行行且遊獵篇

士贇曰行行且遊獵即征戍十五曲中之校獵曲也

邊城兒生年不讀一字書但將遊獵誇輕趫胡馬秋肥

宜白草騎來躡影何矜驕

齊賢曰影日景也躡言疾也士贇曰北齊盧潛與弟子遂

少為崔昂所知云此昆季足為後生之俊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金鞭拂雪揮鳴鞘半酣

呼鷹出遠郊弓彎滿月不虛發雙鷁迸落連飛鵠

呼交切齊

賢曰鞘音肖鞭鞘也士贇曰滿月者彎弓圓滿之狀

海邊觀者皆辟易猛氣英風

振沙磧儒生不及遊俠人白首下帷復何益

齊賢曰辟易言開張

而失其本處水中有石曰磧董仲舒下帷讀書士贇曰天寶以後上好邊功武士得志儒生罕得進用太白號為儒者亦自嘆云耳

# 飛龍引二首

士贇曰飛龍引者古樂府魚龍六曲之一此詞專言黃帝鼎湖丹成

騎龍上

昇之事

黃帝鑄鼎於荆山鍊丹砂丹砂成黃金騎龍飛上太清  
家雲愁海思令人嗟宮中綵女顏如花飄然揮手凌紫  
霞從風縱體登鑾車登鑾車侍軒轅遨遊青天中其樂  
不可言

齊賢曰黃  
帝號軒轅

其二

鼎湖流水清且閒軒轅去時有弓劍古人傳道留其間  
齊賢曰鼎湖在陝州後宮嬋娟多花顏乘鸞飛烟亦不還騎龍攀

天造天關造天關聞天語

齊賢曰史天官書曰北辰一名天關

長雲河車

載玉女載玉女過紫皇

士贊曰晉天文志中宮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口中

一星曰天皇大帝即所謂紫星也

紫皇乃賜白兔所擣之藥方後天而

老凋三光

齊賢曰傳玄擬天問曰月中何有白兔擣藥士贊曰後天而老凋三光者言三光有時凋

落而此之真身則長存也

下視瑤池見王母蛾眉蕭颯如秋霜

天馬歌

士贊曰天馬歌者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

天馬來出月氏窟背為虎文龍翼骨嘶青雲振綠髮蘭

筋權奇走滅沒

齊賢曰大月氏本居燉煌祁連間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冒頓卒子老上單于

殺月氏王月氏乃遠去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其衆少  
號小月支九域志安西大都督護府領馬西域大宛馬  
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稍相馬經曰一騰崑崙歷  
筋從玄中出曰蘭玄中者目上陷如井字整騰崑崙歷

西極四足無一蹶雞鳴刷燕晡秣越神行電邁躡恍惚

齊賢曰赭白馬賦曰旦刷幽燕晝秣荆越杜預曰以粟飯馬曰秣天馬呼飛龍趨目明

長庚臆雙鳧尾如流星首渴鳥口噴紅光汗溝珠齊賢曰長

庚太白星也謂眼如長庚星有光曜安驥書曰雙鳧胃  
兩邊肉如鳧鳧間所開視之如雙鳧欲向上士贊曰渴  
鳥謂馬昂首如渴鳥之狀也伯樂相馬經曰膺門欲  
開汗溝欲深口中欲得赤此用口噴紅光易其字也曾

陪時龍躡天衢羈金絡月照皇都逸氣稜稜凌九區白



壁如山誰敢沽

齊賢曰王逸曰韁在口為韉絡在頭

回

頭笑紫燕但覺爾輩愚

齊賢曰紫燕馬名

天馬奔戀君軒駉躍

驚矯浮雲翻萬里足躑躅遙瞻閭闔門不逢寒風子誰

採逸景孫白雲在青天丘陵遠崔嵬

齊賢曰說文躑躅住足也

鹽車

上峻坂倒行逆施畏日晚伯樂翦拂中道遺

齊賢曰戰國策驥驥

之齒長服鹽車而上太行白汗交流負轅而不能進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綾衣以幕之驥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見伯樂之知已

少盡其力老棄之願逢田子

方惻然為我悲

齊賢曰韓詩外傳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曰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

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  
身仁者不為束帛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焉 雖有

玉山禾不能療苦飢

齊賢曰玉山即崑崙山上海經曰崑崙山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

嚴霜五月凋桂枝伏櫪銜冤摧兩眉請君贖獻穆天子

猶堪弄影舞瑤池

齊賢曰史記造父取桃林驂騮騅獻之穆王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

王母於瑤池之上士贇曰魏武帝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此篇蓋為逸羣絕倫之士不過知己者嘆亦白自傷其不用於世而求知於人也歟

行路難

士贇曰行路難者古樂府道路六曲之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盤珍羞直萬錢停杯投筯不能食

拔劍四顧心茫然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  
閒來垂釣碧溪上忽復乘舟夢日邊齊賢曰黃河至冬寒即凍徹底九域  
志太行在懷州澤州行路難行路難多岐路今安在長風破浪會  
有時直掛雲帆濟滄海

其二

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羞逐長安社中兒赤雞白狗  
賭梨栗彈劍作歌奏苦聲曳裾王門不稱情淮陰市井  
笑韓信漢朝公卿忌賈生齊賢曰史韓信淮陰人淮陰少年侮信曰若雖長大好帶

劒能死刺我不能出勝下信熟視俛出勝下一市皆笑  
信以為怯士贊曰史賈生名誼文帝召為博士是時賈  
生最年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  
對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  
於是天子議以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  
屬盡惡之乃短賈生曰洛陽之人最年少初學專欲擅  
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君不見昔時燕家  
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

重郭隗擁篲折節無嫌猜劇辛樂毅感恩分輸肝剖膽  
效英才昭王白骨縈爛草誰人更掃黃金臺行路難歸

去來

齊賢曰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齊因孤國亂而襲  
破燕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

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  
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

往劇辛自趙往行既如約昭王擁  
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

### 其三

有耳莫洗潁川水有口莫食首陽蕨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

子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武王平商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含光混世貴無名何用孤高比雲月吾觀

自古賢達人功成不退皆殞身子胥既棄吳江上屈原

終投湘水濱

齊賢曰伍子胥諫王釋齊而先越太宰嚭受越賂讒子胥賜屬鏹之劍子胥告舍人

曰必扶吾眼懸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乃自劉王聞之怒取子胥尸盛以鵩夷革浮之江中屈原事見前卷

陸機雄才豈自保李斯稅駕苦不早華亭鶴唳詎可聞

上蔡蒼鷹何足道

齊賢曰晉陸機字士衡有異才成都王穎與河間王顥起兵討長沙王乂

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中郎將長沙王乂奉天子與機戰於鹿苑機軍大敗官人孟玖譖機於穎穎怒收機機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李斯君不見吳楚上蔡人稅舍也蒼鷹黃犬也事見前卷

中張翰稱達生秋風忽憶江東行且樂生前一杯酒何

須身後千載名

齊賢曰晉書張翰字季鷹吳郡人有清才善屬文而任縱不拘齊王冏辟為大

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欲求去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

里外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

長相思

士贇曰樂府怨思二十五曲其一曰長相思

長相思在長安絡緯秋啼金井闌微霜淒淒簾色寒孤

燈不明思欲絕卷帷望月空長嘆美人如花隔雲端

齊賢

曰促織一名絡緯以其鳴如紡績織緯也

上有青冥之長天下有淶水之波

瀾

士贇曰青冥雲也

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不到關山難長相

思摧心肝

上留田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曰上留田行者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之一也崔豹

古今注曰上留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字其孤弟者隣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其兄故

曰上留

田曲

行至上留田孤墳何崢嶸積此萬古恨春草不復生悲  
風四邊來腸斷白楊聲借問誰家地埋沒蒿里塋古老  
向余言言是上留田

齊賢曰死人之里謂之蒿里

蓬科馬鬣今已平

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

齊賢曰馬鬣封之謂也銘者放也以

死者為不可別已故以其旌識之士贊曰此篇主意正在此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於此舉銘旌兩句

一

鳥死百鳥鳴一獸走百獸驚桓山之禽別離苦欲去迴

翔不能征

齊賢曰征飛也

田氏倉卒骨肉分青天白日摧紫荆



交柯之木本同形東枝顛顛西枝榮無心之物尚如此

參商胡乃尋天兵

齊賢曰京兆人田真兄弟三人共分各居堂前有一株紫荆花甚茂欲破

為三待明截之忽一夕樹即枯死真見之謂諸弟曰木同株當分析便顛顛况人兄弟孔懷而可離是人不如樹木也兄弟相感而更合交柯之木出珉山安都縣兩樹對生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不俱生俱枯也

孤竹延陵讓國揚名高風緬邈顏波激清

齊賢曰史記伯夷叔齊孤

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吳王壽夢有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餘昧季札季札賢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緬邈也

尺布之謡塞耳不能聽

齊賢曰史孝文時淮

南厲王犯不軌徙蜀不食死民歌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士贇曰此篇主意全在孤竹延陵讓國揚名尺布之謠塞耳不能聽數句非泛然之作蓋當時有所風刺以唐史至德間事考之其為啖廷瑶李成式皇甫侁輩受肅宗風旨以謀激永王璘之反而執殺之太白目擊其時事故作是詩

春日行

士贇曰春日行者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深宮高樓入紫清金作蛟龍盤繡楹佳人當牕弄白日

絃將手語彈鳴箏春風吹落君王耳此曲乃是昇天行

因出天池汎蓬瀛樓臺蹙波浪驚

齊賢曰蓬瀛蓬萊瀛洲也莊子南溟

者天三千雙蛾獻歌笑搥鐘考鼓宮殿傾萬姓聚舞歌池也

太平我無為人自寧

齊賢曰雙蛾蛾眉也

三十六帝欲相迎仙人

飄翩下雲輶帝不去留鎬京

士贊曰三十六帝乃三十六天帝君也鎬京地名

安能為軒轅獨往入窅冥小臣拜獻南山壽陛下萬古

垂鴻名

齊賢曰窅冥杳冥也

前有樽酒行

士贊曰前有樽酒行者即樂府觴酌七曲之前有一樽酒也

春風東來忽相過金樽渌酒生微波落花紛紛稍覺多

美人欲醉朱顏酡

士贊曰韻釋飲而面赭曰酡

青軒桃李能幾何流

光欺人忽蹉跎君起舞日西夕當年意氣不肯平白髮

如絲嘆何益

其二

琴奏龍門之綠桐玉壺美酒清若空

齊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使

琴摯斫斬以為琴

催絃拂柱與君飲看朱成碧顏始紅胡姬貌

如花當鑪笑春風笑春風舞羅衣君今不醉將安歸

齊賢

曰古樂府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鑪師古曰賣酒之處以土為鑪

夜坐吟

士贊曰夜坐吟者樂府時景二十五曲之一也

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

金釭青凝照悲啼金釭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

金釭古雙切

士贇曰金釭燈盞也

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

從君萬曲梁塵飛

野田黃雀行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瑟調三十八曲內有野田黃雀行乃晉

樂奏也

遊莫逐炎洲翠棲莫近吳宮燕吳宮火起焚巢窠炎洲

逐翠遭網羅

齊賢曰十洲記云炎洲在南海中二千里去地岸九萬里有火山獸

羅網 蕭條兩翅蓬蒿下縱有鷹鷂奈若何

齊賢曰鷹鷂屬

莖篴謠

齊賢曰古今注莖篴引者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士贇曰琴操五十

七曲九引內有莖篴引亦曰公無渡河亦曰莖篴謠太白此詞用其名

攀天莫登龍走山莫騎虎貴賤結交心不移唯有嚴陵

及光武

齊賢曰東漢嚴光字子陵餘姚人少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以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復引光入論道故舊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為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焉

周公

稱大聖管蔡寧相容

齊賢曰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專王室管蔡疑公不利於成王乃挾武

庚作亂周公誅武  
庚殺管叔放蔡叔  
漢謠一斗粟不與淮南春兄弟尚路

人吾心安所從他人方寸間山海幾千重輕言託朋友

對面九疑峯多花必早落桃李不如松管鮑久已死何

人繼其蹤  
齊賢曰史記管仲少時與鮑叔牙游鮑叔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因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

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  
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

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  
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

雉朝飛

齊賢曰古今注曰雉朝飛者犢牧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

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

麥隴青青三月時白雉朝飛挾兩雌錦衣繡翼何離襍

犢牧採薪感之悲春天和白日暖啄食飲泉勇氣滿爭

雄鬪死繡頸斷雉子班奏急管絃傾心酒美盡玉椀

齊賢

曰樂府有雉子班曲

枯楊枯楊爾生稊我獨七十而孤棲彈絃寫

恨意不盡瞑目歸黃泥

齊賢曰易曰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無不利

上雲樂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曰西方老胡厥名文康士贇曰樂府神仙二十二曲中



有上雲樂亦  
曰洛濱曲

金天之西白日所沒

齊賢曰西方為金故西曰金天

康老胡雛生彼月

窟巉巖容儀戍削風骨

齊賢曰石勒年十四王衍見而異之謂左右曰向者胡雛吾觀

其聲視有奇志恐將為天下之患巉巖高聳貌戍削清臞貌

碧玉晃晃雙目瞳黃金

拳拳兩鬢紅華蓋垂下睫嵩嶽臨上唇不覩詭譎貌豈

知造化神

齊賢曰碧玉晃晃言眼色碧而有光相書曰眉為華蓋其眉長覆目鼻為中嶽其鼻下侵

唇大道是文康之嚴父元氣乃文康之老親

齊賢曰莊子道與之

貌天之形

撫頂弄盤古推車轉天輪

齊賢曰徐整三五歷紀天地混沌如雞子

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  
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盤  
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  
極長後乃有三皇數起於一立於三成於五盛於七處  
於九故天地九萬里呂氏春秋天地  
如車輪終則復始高誘曰輪轉也云見日月初生時

鑄冶火精與水銀陽烏未出谷顧兔半藏身

齊賢曰火精日也水

銀月也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烏者  
陽精也尚書宅嵎夷曰暘谷屈原天問曰夜光何德死  
則又盲蹶利維何而顧女媧戲黃土團作愚下人散在  
兔在腹注夜光月也

六合間濛濛若沙塵生死了不盡誰明此胡是仙真

齊賢

曰女媧古神女帝人面蛇身一日七十變其腸化為神  
淮南子曰黃帝生陰陽上駢生耳目桑麻生臂手此女

媯所以七十化也士贇曰此句乃女媯鍊石補天缺之推耳

西海栽若木東溟植扶

桑別來幾多時枝葉萬里長中國有七聖半路顏洪荒

齊賢曰事見前卷

陛下應運起龍飛入咸陽赤眉立盆子白水

興漢光

齊賢曰秦都咸陽即京兆府咸陽縣也漢樊崇起兵於莒王莽遣廉丹擊之崇等欲戰恐其衆

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由是號赤眉西攻長安求劉氏後得城陽王章之後盆子立為帝東觀漢記曰長沙定王中子買封春陵節侯節侯生戴侯戴侯生考侯以春陵地勢下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徙封南陽白水鄉九域志白水叱咤四海動洪濤為簸隸鄧州東京賦龍飛白水是也

揚舉足蹋紫微天關自開張

齊賢曰天文志紫微大帝所居北斗第一星曰天關

老胡感至德東來進仙侶五色師子九苞鳳凰是老胡

雞犬鳴舞飛帝鄉淋漓颯沓進退成行

齊賢曰梁周捨上雲樂鳳凰是

老胡家雞師子是老胡家狗漢烏弋山離國出師子孟康注師子似虎正黃有頰而尾端茸毛大如斗而音而

形頰旁毛師古曰即爾雅狻猊也士贊曰唐太宗時西域康居國獻師子帝珍其遠命虞世南作賦山海經丹

穴之山有鳥狀如鶴五色而文名曰九苞能胡歌獻漢酒跪雙膝立兩肘散

花指天舉素手拜龍顏獻聖壽

齊賢曰維摩詰經云會中有一天女以天花散

諸菩薩大弟子上至諸菩薩悉皆墮落至大弟子便著不墮於是一切弟子皆以神力去花終不能去士贊曰

此數句模寫其一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時之威儀舉措耳

歲長傾萬歲杯

夷則格上白鳩拂舞辭

齊賢曰唐禮樂志曰白鳩長拂舞曲也士贇曰

拂舞歌五曲有白鳩篇亦曰白鳧舞以其歌且舞也亦入清商曲按晉湯弘舞序云自到江南見白符舞符即鳧也白鳧舞即白鳩舞也白鳧之辭出於吳本歌云平平白鳧思我君惠集我金堂謂晉為金德吳人患孫皓虐政而思從晉也然碣石章又出於魏武則知拂舞五篇並晉人採集魏末亡國之前所作惟白鳧不用吳舊歌而更作之命曰白鳩篇

鏗鳴鐘考朗鼓

齊賢曰鏗撞也考擊也

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

誰與隣霜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

安馴

齊賢曰毛詩鴈鳩刺不噎也其一章云鴈鳩在桑其子七兮毛萇曰鴈鳩結鞠也鴈鳩之養其子朝

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鳩不噎之鳥

首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

賜耆人

齊賢曰月令季春之月鳴鳩拂其羽鄭玄註鳴鳩飛且翼相擊趨農急也後漢禮儀志仲秋之

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鋪之以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白鷺之白非純真外潔其色心匪仁闕五

德無司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鸛鵙貪而好殺

鳳凰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齊賢曰韓詩外傳田饒曰雞戴冠文也足持距武也見敵

而鬪勇也得食相呼義也鳴不失時信也雞有五德善司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爾雅葭蘆也葦也

日出入行

士贇曰日出入行即樂府時景二十一曲之一日出行也

日出東方隈似從地底來歷天又入海六龍所舍安在

哉

齊賢曰爾雅厓內為隈外為隈

其始與終古不息人非元氣安得與

之久徘徊草不謝榮於春風木不怨落於秋天誰揮鞭

策驅四運萬物興歇皆自然

齊賢曰春秋迭運草木自榮自落何謝何怨士贇曰

四運四時之運也

羲和羲和汝奚汨沒於荒淫之波魯陽何德

駐景揮戈逆道違天矯誣實多

齊賢曰山海經曰東南海外有羲和之國有女

子名羲和是生十日常浴日於甘淵注云羲和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堯由是立羲和之官以立四時淮南

子曰魯陽公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揮之日為之  
反三舍九域志汝州魯陽關即魯陽公揮戈退日處  
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滓同科齊賢曰莊子大塊噫氣  
郭象注大塊者無物也  
帝系譜曰天地初起溟滓鴻濛士贇曰滓溟司馬彪云  
自然元氣也此篇大意謂日月之運行萬物之生息皆  
元氣之自然人力不能與乎其間也

胡無人

士贇曰王僧虔技錄相和歌  
三十八曲中有胡無人行

嚴風吹霜海草凋筋幹精堅胡馬驕

士贇曰周禮冬官  
凡為弓冬析幹而

春液角夏治筋秋合  
三材寒奠體水析滲

漢家戰士三十萬將軍兼領霍嫖

姚齊賢曰漢書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為嫖姚校尉於是  
上曰嫖姚校尉去病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封去



病為冠軍侯服虔音飄搖師古曰嫖  
匹妙切姚羊召切嫖姚勁疾之貌

流星白羽腰間插

劍花秋蓮光出匣

齊賢曰陳孔璋牋曰飛兔流星注言疾也士贇曰越絕書秦客薛燭善相

劍越王取純鉤示之燭揚其華梓如芙蓉始生其紋如星行其光如波溢於塘

天兵照雪下玉

關虜箭如沙射金甲

齊賢曰唐武德二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肅州有玉門縣

玉門關開元中沒吐蕃因其地置玉門軍

雲龍風虎盡交回太白八月敵可

摧敵可摧旄頭滅

齊賢曰易乾卦雲從龍風從虎酉陽雜俎曰太白間祿山反作胡無人詩

曰太白八月敵可摧祿山死日果見太白食月史記天官書旄頭胡星也

履胡之腸涉胡血

懸胡青天上埋胡紫塞傍

齊賢曰崔豹古今注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

紫塞士贇曰或曰紫塞者岱山有紫壇城城傍有草草生紫色故曰紫塞胡無人漢道昌士贇  
曰詩至漢道昌一篇之意已足陛下之壽三千霜但歌  
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今守四方一本無此三句者是  
也使蘇子由見之必不肯輕致不識理之謂矣東坡云  
今太白集之有悲來乎笑矣乎及贈懷素草書數詩決  
非太白作蓋唐末五代間齊已輩詩也僕亦曰此詩末  
後三句安知非此輩所增乎致使太白貽譏於數百載  
之後惜哉雖然東坡能辨之穎濱直致譏焉是亦足以  
定二蘇之優劣今遂刪去後人具正法眼藏者必蒙賞  
音

北風行

士贇曰樂府有時景二  
十五曲中有北風行

燭龍棲寒門光曜猶旦開日月照之何不及此唯有北

風號怒天上來

齊賢曰見前注淮南子曰八紘之外又有八極北極之山曰寒門注積寒所在

故曰寒門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

齊賢曰唐地志幽州范陽

郡幽都縣武德元年曰燕州媯州本北燕州宋天明中元日雪花降殿庭右將軍謝莊下殿雪集衣白上以為

嘉瑞軒轅臺在漢上谷郡涿鹿縣

幽州思婦十二月停歌罷笑雙蛾摧

倚門望行人念君長城苦寒良可哀別時提劍救邊去

遺此虎紋金鞞鞞中有一雙白羽箭蜘蛛結網生塵埃

齊賢曰鞞鞞箭藏也

箭空在人今戰死不復迴不忍見此物焚之

已成灰黃河捧土尚可塞北風雨雪恨難裁

# 俠客行

士贇曰樂府俠遊二  
十五曲中有俠客行

趙客縵胡纓吳鉤霜雪明

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趙太子  
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

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吳越春秋吳

王闔閭既寶莫邪復命於國中作金鉤令曰能為善鉤

者賞之百金吳作鉤者甚衆而有人貪王之重賞也殺

其二子以血釁金遂成二鉤獻於闔閭詣宮門而求賞

王曰為鉤者衆而子獨求賞何以異於衆夫子之鉤乎

作鉤者曰吾之作鉤也貪而殺二子釁成二鉤王乃舉

衆鉤示之何者是也王鉤甚多形體相類不知其所在

於是鉤師向鉤而呼二子之名吳鴻扈稽我在於此王

不知汝之神也聲絕於口兩鉤俱飛着父之冑吳王大

驚曰嗟夫寡人誠負於子乃賞百金遂服而不離身沈

存中曰吳

銀鞍照白馬颯沓如流星

齊賢曰流星疾也

十步殺

一人千里不留行

齊賢曰莊子說劍篇莊子以劍見王

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

大悅曰天下無敵矣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間過

信陵飲脫劍膝前橫將災啖朱亥持觴勸侯嬴三杯吐

然諾五嶽倒為輕眼花耳熱後意氣素霓生

齊賢曰史記魏公子

無忌封信陵君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為大梁夷門  
監者公子嘗置酒會客坐定從車騎自迎侯生曰臣有  
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  
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公子顏色愈和侯生乃就車至  
家坐上坐酒酣公子起為壽罷酒侯生謂  
公子曰朱亥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救趙揮金槌  
邯鄲先震驚千秋二壯士烜赫大梁城縱使俠骨香不

慙世上英

士贇曰史魏公子無忌傳魏安釐王二十年秦破趙長平軍又進圍邯鄲公子姊為趙平

原君夫人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讓

魏公子公子患之乃用侯生計請如姬於王卧內竊虎符奪晉鄙軍使羸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槌殺晉鄙公

子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初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

至晉鄙軍之日北向自剄陸德明釋文曰烜者光明宣著誰侯生果北向自剄陸德明釋文曰烜者光明宣著誰

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

齊賢曰漢書揚雄傳雄校書天祿閣上又曰哀帝時丁傅董賢

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士贇曰此詩似因鮑照詩聞雄草太玄

茲事採愚狂之意



李太白集分類補註